

目 錄 (2019 年 4 月)

《屬天生命》

雅歌(二十八之一)-----聖·伯納德-----3

《信 息》

愛神-----葛 廬-----5

新婦大軍對神和人的意義-施 寧-----9

信仰的基本認識(一)-----戴從光-----11

愛的教育法(二十二)-----鮑思高-----18

基督徒的兩個把握-----陳恪三-----20

忻州日記-----30

《禱 告》

禱告與渴慕-----邦 茲-----52

禱告的教師(四)-----邦 茲-----59

《見 證》

戰區宣教碩果累累(四)--瑪格麗·克賽特--66

【讀者通訊】

讀者奉獻方式：

一、北美地區奉獻帳戶：

Christian Classics Digest

8019 Rugby Road · Manassas · VA 20111 U. S. A.

二、亞洲、澳洲、歐洲地區可郵寄支票：

抬頭：肢體交通雜誌社 掛號郵寄地址：郵遞區號 10669

台灣省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170 號 12 樓

三、台灣地區請用郵政劃撥奉獻如不需開收據請於劃撥單上註明！

四、「基督教精典文摘網站」更改如下：

繁體版 <http://www.ccdigest.org>

簡體版 <http://www.ccdigest.net>

五、歡迎來函索閱本社出刊之叢書、小冊——

叢書類：禱告與復興(新版)、屬天聖徒、得勝的生活、建立屬靈的家庭、基督徒生活規範、交通的訣要、與神同在、與主交通、未識之雲、靈程指引、真、禱告與復興(舊版)

小冊類：不住的禱告、人被造的目的、信心的見證人、與主交通、生命歷程、生命的成熟

肢 體 交 通 季 刊

基督教精典文摘

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170 號 12 樓

郵撥戶名：肢體交通雜誌社

郵撥帳號：15210477

發 行 所：肢體交通雜誌社

發 行 人：戴 致 進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志字第參伍貳參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 1180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印 刷 者：福 道 有 限 公 司

地 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83 巷 9 號 5 樓

雅歌(二十八之一)

■(法)聖·伯納德 原著

■(美)伯納德·班雷 翻譯

第四十八講

(一)

1.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荊棘內。」(歌二 2)這裏說的有些少女會刺傷人，毫無仁愛之心。你們當然記得，神詛咒的結果使我們的地產生出了什麼樣的壞種子。神說：「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創三 18)靈魂不論居住在肉身內多久，始終是在荊棘中生活。他被誘惑騷擾，感覺艱難刺心是必然現象。若按新郎的說話，靈魂是一朵百合花，就要特別注意防範，不致被四周荊棘銳利所刺破。一朵花由於體質嬌嫩，經不起輕微的蹂躪，稍稍碰它一下，就足以把它碰傷。

先知勸勉我們：「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詩二 11)你豈不感覺很有道理嗎？使徒保羅也說：「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腓二 12)

經驗已經揭示給新郎親近的朋友這個道理，所以他們毫不猶豫地把這句話用在自己靈魂上說：「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荊棘內。」(歌二 2)他們中甚至有人說：「求你救我脫離人為我暗設的網羅，因為你是我的保障。」(詩三十一 4)他既因此幡然悔改，這一刺倒是他的幸運。從你這一方面說，你若能被痛悔的心情穿透，你被刺當然也是幸運。許多人棄絕罪惡，

是當他們受到懲罰之後才能說：「當尖銳的刺扎破我時，我才轉眼仰望你。」刺就是罪惡，刺就是懲罰，刺就是假弟兄，刺就是壞鄰居。

2.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荊棘內。」(歌二 2) 啊！多麼鮮豔的一朵百合花呀！啊！多麼嬌嫩的花呀！你被成群不信的人，滿地的絆腳石圍繞，你在荊棘中行走，千萬要當心。

世界上到處是荊棘，荊棘佈滿地面，甚至佈滿空中。荊棘就在你的肉身內。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只有神的大能才可以為你開闢一條路，使你在中間行走，不受損傷。不要信任你自己的意志力，主耶穌說，你們要有信心，「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 33)你們不難看到四面八方困難重重，多得像荊棘叢生，然而你們的心不要慌亂，不要戰驚。「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羅五 3-5)

「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太六 28)它們在荊棘中開出鮮豔的花。「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它這樣的裝飾，何況你們呢？」(太六 30)主豈能不更加注意保護自己的佳偶，自己親愛的新婦嗎？詩篇上說：「耶和華保護一切愛祂的人。」(詩一四五 20)

所以這裏聲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荊棘內。」(歌二 2)在壞人中間，像好人一樣生活，在道德敗壞的歹徒中間，保持清白無罪的光潔，以及溫和的性情；特別是在惱恨和平的人中間，堅守和平的立場，對仇人表示友愛，這確實不是一樣普通的德行。這樣的道德準則，真正值得比作百合花，因為這類花的特點，就在於能以自己的潔白，裝點並美化刺傷自己的荊棘。按主耶穌的教訓堅持忍耐，為窘難和辱罵我們的人

祈禱，善待惱恨我們的人。「只是我告訴你們這聽道的人：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路六 27-28)這難道不像百合花嗎？你們這樣做吧！你們的靈魂即將成為主的朋友，被主稱讚的對象。主也將向你們說：「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荊棘內。」(歌二 2)(續)

愛 神

■ 葛 盧

一、愛神是我們的本分

神就是我們的原始和終極目標，人惟一福分的泉源；照理講，我們不用督促，就很自然地會愛神。但事實上，我們愛神，卻似一件很難的事，而神也不得不給我們定下了這條誡命。我們真愛自己的話，也要愛神阿，因為愛神，就是我們惟一的、最大的利益；難道除此以外，還有對我們更有益的事麼？

奧古斯丁(Augustine)說：「主阿！祢命我愛祢，好像我不愛祢，對我是極大的禍患似的！」《懺悔錄》不論怎樣，神已經替我們定了一條最大，也是一條最要緊的誡命，這條誡命把其餘的誡命都包括了。這條誡命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十 27，太二十二 37，可十二 30)現在，我們把這條誡命中的話解釋吧，然後，再看看我們遵守了這條誡命，會有些什麼標記。

你當用合理的愛來「愛」神，那愛要是強於一切，超過其他一切的愛，好像神超過一切的事物一樣。你「愛」神，不要是片刻的，而要是繼續不斷的，從你的悟性開始認識神時起，

直到你生命的末了一口氣為止，要不斷地愛祂。

始祖被造時，或我們受浸時，我們愛神是天賦的，也是屬靈的；所以我們「愛」神，也要與那樣的境況配合才是。我們的愛神與神的寵愛共存，所以我們要常活在神的愛中。若你不幸而離開了神的愛，那麼，不要懈怠疏忽，及早勉力恢復。神給恩典予一切的人，同時在給恩典時，也給了他神聖的愛。所以誰離開了神的愛，是咎由自取。

「你要愛你的主、神。」愛神的最基本理由，就是包括在這句話的裏面。祂是「神」，祂是無限完全、無限可愛的，祂是一切受造之物的良善的泉源。所以祂要得著最純全的、最沒有自私的，最超越其他一切愛的愛。祂是「你的神」，你與祂有著極密切的關係。祂從無有中創造了你；你現在所有的，都是祂給你的；祂給了你一切所享受的事物；祂沒有一刻不替你保守著這些事物，保守著你。

祂在超然界做的事，比在自然界做的更多。祂的啟示使我們認識祂恩典的偉大；你要不住地默想這些啟示吧。默想以後，你必看見，你要獻給祂怎樣的愛和感恩的心了。祂還替你預備了無限的榮耀；因為祂創造了你、祂救贖了你，是為了使你永遠與祂聯合。祂對你永遠的愛，使祂應許給你這樣偉大的恩典。祂給了我們這些恩典，究竟要求些什麼呢？

祂只要求我們愛祂，認祂為造物主、救主、恩主。這要求是否合理呢？你難道能推辭這個本分麼？祂還是「王」，祂是主，祂是惟一的主、祂是一切事物的原始，一切事物的終極目標、一切事物的中心。因了祂事物才顯得可愛；若你拒絕了對祂應有的尊敬，那你就是叛逆；若你把這尊敬分給其他事物，那就是不義。祂在你身上最願意得著的，就是你的心；祂不能容忍其他的事物，充滿了你的心。祂願意在你的心中作王，因著愛。

若我們只是對祂存著恐懼，那是不夠的；祂所要的、祂所命的，就是要我們愛祂。祂甚至用那最大的災禍、長久的災禍，那使我們永不能脫離的災禍，來試煉我們，對我們要求這個愛。一切的公義、知恩、盼望、恐懼的理由，都是為了使我們順服於這個愛之下。

二、如何愛神

你要愛你的主、神。如何愛呢？「全意」愛神。我們的智慧，本是用來認識神的。你要常常把神放在你的心思中，那就是說，把一切能夠得罪祂的心思、能使你分心的心思、能使你有損於愛神，而聯於其他事物之心思都除掉。那就是說，我們要常常思念屬神的事物，以及如何去事奉祂、如何盡自己的本分；總而言之，我們要過一個敬虔的生活，這種生活對於一個只為神而造的受造之物，是完全相稱的。

你要「全心」愛神。你一切的愛要是為著神的，你對於其他事物的愛，也要是與神有關的，若其他的愛物使你稍稍離開神，那麼，你就要棄絕它。神要你整個的心，祂不願把你的心分給其他的人；神造了人心只是為祂自己，若你不是因愛祂，而愛其他事物，那麼你就是沒有相稱地愛祂了。

你要「全魂」愛神；這就是說，你要常常準備著棄絕一切，就是你的財物、你的榮耀、你的生命。你要寧願棄絕一切、忍受一切、失去一切，不願意犯不愛神的誡命。所以你的愛要勝過一切肉體的快樂、勝過天性的恐懼、勝過一切世界的吸引和利誘。你要深深地相信，並且，要實行下面的一句話：為神棄絕一切，就是得著一切。

末了，你要「全力」愛神；這就是說，你愛神，不要劃分疆界，因「愛主的疆界是沒有界限的。」你要時時增加愛主之

心，你的一切的意願行動，要常常為傾向這個目標，尤其是你的一切祈禱和靈修，也要為了這一個目標才是。若我們作祈禱、領主聖餐，作愛心的工夫，忍受世上的一切痛苦，只是為了增加我們的愛主之心，那意願是何等的寶貴，對人、對主都是何等的相稱阿！若我們全力愛神，竟能至此，這是多麼美好阿！

三、愛神的標記

但是有什麼標記，使我們知道我們是這樣愛神呢？這一點是很難確定的，也是許多善良的魂，所常當擔心著的。現在，我可以提出幾個標記：

(一)若我們心中常常憂慮恐懼，怕自己不能完全地愛神，自己願意更多愛神，這就是我們的心完全在神裏面的憑據。但是我要補充一句話，若我們過度的憂慮或恐懼，在裏面就有自愛的成分了。我們要請我們的長者決斷這一切，不要憂慮心焦，致擾亂了裏面的平安。

(二)不可以天然的情感來判斷，要以真理來判斷，屬靈的滋味和甘甜的來去，不由我們作主，完全是神的事。那些屬靈的滋味往往使我們走入歧途，因為有時，屬靈的滋味由我們的想像，溫柔的性格，和過度的努力而來；若我們依戀於這種可以感覺的情感，那是愛自己勝過了愛神。所以只有看實際，我們才能判斷那愛神的真實性；若我們完全為神作工、為神忍受一切；在事奉神時，不關心自己的安慰；若我們不為自己尋求什麼；若我們在誘惑中，無聊時，被人棄絕時，還是堅持到底，那才是我們有真實的愛神的憑據。

(三)我們在屬靈的途徑中越是前進，我們關於自己對神的愛、對神的意向，也思想得更少。我們不加思想，不自覺的愛神；這是我們對神愛得更為純全的憑據。那時，我們不再頻頻

回顧而對自己的進步沾沾自喜；那時，我們只是一心向主，不再注目自己了。愛神更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是在主裏面。我們已經完全住在神裏面了。

(四)我們得著愛、保守愛，並不是因為我們常常思想、常常回顧；而是因為我們常仰望神，意向純潔，不斷棄絕自己的私意，不斷忠心隨從神的聖靈，總不隨從自己的心思。

四、神是愛的泉源

神是愛的泉源；是祂把愛放在我們的裏面，只有祂能使我們的愛增加，也只有祂認識我們的愛。讓祂去作工吧！我們只要完全地與祂聯合，只要隨從祂的旨意，那麼，祂必使我們在愛神途徑上前進。

主耶穌曾說：「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倘若已經著起來，不也是我所願意的麼？」（路十二 49）要把我們的心獻給主吧，讓我們的裏面燃起靈火；焚燒了以後，再也不會熄滅了。祂的愛火把世界的成分，和我們靈裏不純全的東西都燒盡了；祂甚至把我們的魂和一切所有也都燒盡，把我們的魂完全消化在祂的裏面。

摘自：《靈歷指引》

新婦大軍對神和人的意義

■ 施 寧

主耶穌的新婦，轉變成祂的形像，這件事是有深遠意義的。如羅馬書第八章 19、21 節裏所說：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使徒保羅在這裏認為，新婦大軍是否能得享這榮耀，以及這件事會在什麼時候發生，對一切受造之物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當神所愛並蒙祂揀選的人得榮耀之時，受造之物就要同享此自由。我們這一代的經歷是空前的，因為所有受造之物都在忍受著新生兒出生前的分娩之苦，又一天天地，眼看著它走向毀滅。像魚和鳥類大規模死亡的事件。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定睛在神所應許的結局上：當祂所揀選的人數已滿，並且靈命也成熟之時，他們就要在榮耀中顯出來，他們在羔羊婚禮上所發出的歡聲必響徹神的整個創造。人、獸以及植物都要一同歡呼，甚至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以賽亞書第五十五章 12 節) 幸福的氣氛及贖罪的光輝必遍及一切。

根據一些聖經評論家說，羔羊的婚筵將在千禧年之時舉行，或許那時遍地都有和平，這便是此婚禮和神應許成就所產生的結果：

「公義的果效必是平安，公義的效驗必是平穩，直到永遠。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穩的住處，平靜的安歇所。」(賽三十二 17、18)

此後蒙赦罪的受造之物必不再呻吟，有害的動物都要改變：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牠們。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賽十一 6-9)

植物和土地也必一同享受蒙救贖的神之兒女所得自由的福份。地上再不會受到洪水之災或被天旱及炎熱所烤乾，沒有戰爭毀壞田地，沒有害蟲吞吃樹葉、花朵和果子。

新婦大軍要以完成神所定的計劃來為受造之物蒙救贖而鋪平道路，神要他們改變成像祂。對我們每一個神所揀選的以及祂所愛的人來說，對祂忠心到底是多麼大的責任呀！只有當初熟的果子人數滿足之時，才能使在罪惡墮落之地上受苦的全部受造之物，興高采烈地歌唱讚美救贖之恩。

不僅未蒙救贖的受造之物將要得自由，神的救贖更將擴展到萬國和全人類中去。在此同時，羔羊的婚禮開始了。「我們的主、全能的神作王了！」這喊聲必發出迴聲，(啟十九 6)祂的國度是無窮盡、公義、平安、喜樂的國度，耶穌必與祂所揀選的人，祂的眾聖徒和得勝者、祂的新婦一同作王。(啟二十二 5)

羔羊的婚禮將在屬天的歷史上造成高潮，那是天下、地上一個極度歡樂的時刻。保羅在羅馬書第八章 18 節說：「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這話是可以理解的，沒有任何人能形容這事將會如何，因為這件事大得無可比擬，比我們在地上所能想像最最奇妙的事還要偉大。即使我們有一千個舌頭，也仍無法描述羔羊的新婦，將來在天上與耶穌一同歡慶婚筵的那種無比喜樂。

摘自：《耶穌你是我所有》

【蒙西德馬利亞福音姊妹會應允刊登】

信仰的基本認識(一)

■戴從光

經文：

「你們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健全的榜樣和完全的教訓)，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住(效法)。」(提後一 13 擴大聖經另譯)

保羅在離世前寫信給他的承繼者提摩太，題到他所教導的福音真理是完全的教訓，也說到他一生所活出榜樣是健全的榜樣；他為提摩太留下健全的規範，使他在保羅離世後能繼續為真道打美好的仗——傳揚純正、完全的福音真理，並為福音在教會和世人中間作見證。

因此，我們知道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穌的教訓，和保羅為我們立下的榜樣，及他所寫的書信內容，這是教會二千多年來眾聖徒所公認的原則。

依此看來信仰的兩大根基：

一、全備的教訓：包括真理要道、生命成長、聖潔生活(個人、教會和社會)，及屬靈爭戰。

二、生命成熟信徒的榜樣：保羅曾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題到：「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十一 1)就今天來說，是指歷代屬靈人的榜樣。

然而，在教會歷史上，因為信徒和傳道人的生命及屬靈知識不夠成熟，所以造成許多偏差和錯誤，以致耽誤了許多清心追求主信徒的屬靈年日。

然而初蒙恩的信徒在真道的大綱上尚未熟悉，在真理上需要神所設立的教師教導；在經歷上需要屬靈書籍和成長信徒的輔助；在生活上需要一個愛的團契——神的家，在愛中成長，與其他信徒同為弟兄姊妹同走天路，才能在生命上有正常發展，以致能長大成熟，達到完全人的地步。

為此，我們認為基督徒信仰的基本認識，有三個主要方面，一、真理的認識：即全本聖經的大綱。二、屬靈的操練：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五、六、七章論到天國福音的大憲章，在第六章論到得到福音祝福的不二法則，就是要盡自己一切力量，操練祂所立下的蒙福要件。三、生活學習：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五章中說，作主的門徒，要做世上的鹽和世上的光，就是說他們要在世人面前活出公義、聖潔及慈愛的好行為，這是需要他們在日常生活學習和操練的。

壹、真理的認識

信徒首要的根基是對全本聖經真理全備的認識，包括基要真理，生活真理，生命歷程。初信者最好在信主後一年之內，找到一些比較成熟的書籍，明白這些真理，才能在真確的知識上行走天國的道路。

一、基要真理

本季刊出版叢書《生命查經》的作者司可福，他是教會近百年來公認的聖經教師，是基要真理的先驅。他用八十一課簡要查經內容，直接用聖經陳述，由讀者自己考查，使讀者被建立在自己的認識上，這些內容已成為眾教會信仰真理的根基。

第一卷——永生真理的大綱——主要包括三位一體真理，基督救恩，聖靈位格及工作，信徒生活，基督再臨，禱告等。

第二卷——有關信仰的經歷及國度真理——信心與行為，救恩與賞賜，住在基督裏，信徒的歷史，信徒兩種性情，以色列人與教會，復活，審判，教會，信徒祭司職分，鬼魔撒但，死亡，信徒的工作等。

第三卷——聖經要義介紹，人類及神救恩計劃——創造，罪，初期文化，種族，以色列先祖，以色列及被揀選族類，救贖，曠野及失敗，士師記，重要國度預言，基督的應許，外邦人的日期等。

二、生命經歷

初信者在信仰開始必須認識，新生命成長的歷程及成長中主要的經歷。正如旅行者需要一張行程中的地圖；母親必須要知道嬰孩，兒童，青少年生理及心理成長的情形，以便扶養他們正常的成長一樣。大衛的詩篇第二十三篇是信徒生命歷程的簡介。

本季刊出版叢書《靈命進深》，是從賓路易師母所著《靈命四層》、慕安得烈所著《內在生活》的屬靈教訓中，提供靈命概況，靈命歷程，靈命成長要素，得勝生活六個基本經歷——奉獻，與主同在，十架道路，聖靈引導，愛弟兄及愛神，使初

信者有比較完全的認識。

三、生命團契

使徒行傳中初代耶路撒冷教會有三千門徒，他們在信主後，在使徒們帶領下分散在許多信徒家中聚會，天天學習「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徒二 42)保羅在提摩太前書中題到教會監督(長老)，就是要指導全教會活出聖潔的生活。(提前三-四)

初信者是神家初生的嬰孩，必須在有生命的團契中成長，才能得到餵養，照顧，教育及成長。聖經及教會歷史向我們指出，神在地上的教會並非每一位信徒均渴慕屬天的道路，(提後三)因此初信者必須自己仰望主的帶領，找到清心禱告主的信徒團契與他們一同追求。(提後二 19-23)

生命團契一般有幾種情形，一、是神所預備有親密相交的弟兄或姊妹，大多是同性別或家人，其次，初信者最好在一開始找到一、二位能幫助自己生命成熟的信徒向他們請教，以他們為自己的輔導。相交時注意真理和經歷上的查驗，凡事以聖經為主，參考屬靈人傳記及屬靈書刊為輔。第三、生命團契是指參加一個以追求屬靈生命——聖潔、公義、信心與愛心為主；在個人，家庭，職業及服事四方面平衡發展，才是建立生命團契。主耶穌所要建立的教會，是要每一位信徒在生活中活出新生命的見證——作鹽、作光。(太五 13-16，提前三 15-16)

今天有些教會，是以外在傳福音的事奉取代真正跟隨主，而沒有在生命中為祂作見證。(太二十八 19-20，徒一 8)基督的福音是藉著生命來傳遞及宣揚，而宣揚的方式主要是在信

徒個人，家庭，及職業生活。這些方法若沒有聖潔及愛心的生活為基礎，其效果必大打折扣，而浪費了自己及別人的光陰。

本季刊網站《真理講壇》欄內「生命團契」講座，為初信者提供這方面的資料及交通，初信者可以參考，以便有正確的認識。

貳、屬靈的操練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提前四 8）

信徒信心的根基，在於個人與主直接的關係，祂是我們每一位的牧者，這是新約的特點，離了這根基，生命不可能成長。（來一 1-2、八 10-13）我們雖然是在神家中成長，接受信徒及有恩賜傳道人的幫助，若我們不與生命的源頭——主耶穌基督直接的聯合，不但生命不能成長，可能連初信時所得的新生命也會枯萎。

信心有二面，一面是從神得到白白的救恩，另一面是在恩典裏用意志及愛主的心志，竭力保守自己。不因愛世界，隨從肉體而失去神的祝福。（太十三 17-23，腓二 12-15，來二 1-4）因此我們要知道如何在真道上操練自己。

保羅說，在敬虔上操練自己：「...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在生命及生活上操練敬虔，凡事能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讓所知道的真理，在信心及愛心上成為個人的經歷，（提前四 7-12）主要目標是在地上做光、做鹽榮耀神。（太五 16）

一、讀經

聖經是信仰的規範及憲章，是真理的準則，「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三 16-17）聖經使人明白信仰的道理，使人因神的話產生信心。「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約二十 31）使人明白神的旨意，指示人當行的道路，在世上成為光，照亮世人，表明神的生命，初信者讀經的基本操練，是熟悉聖經及藉著聖經聆聽神的旨意。

（一）熟悉聖經：初信者是要養成每日讀經的習慣，按部就班從新約先開始，視時間的多少而定計劃。每日新約一章，舊約三章則一年可讀完一遍聖經，最好先速讀全本聖經，不求全部了解。

（二）得生命糧讀經：以色列民在曠野必須每日到曠野拾取嗎哪，預表新約信徒每日要從神的話得生命的糧，生命的糧不只指著聖經字面的意義，而是指信徒在讀經，默想時從聖靈感動、啟示所得的話語。即主耶穌透過聖經向我們個人所說的話，這就是主所賜生命的糧。（約六 63）

這種得生命糧讀經的原則：每次讀的時候不求多，知識豐富；而是反復的慢慢默想，等候聖靈啟示，用信心及愛心等候主的供應，得到內心的感動。每天讀一章或半章，先讀二次以上，再一節一節的默想，時常停下來等候聖靈的感動。把有感動，有幫助的經文當成今日主所賜的靈糧；把它存記在心，在每天生活中默想神在日常生活上的光照和指示，把這些從聖靈感動和啟示的話語應用出來。初信者可以選易於實行的新約，及幫助靈命的詩篇、箴言和傳道書來默想。信徒生命的成長在

乎個人從主得著餵養，在生活上行出所知道的真理。

(三)初信者必須預備一本讀經日記，記錄讀經進度及心得，最好有同性的屬靈同伴一同分享讀經心得，互相交換意見，必互相得著幫助，大有長進。

這方面可參考本季刊網站《文摘叢書》欄內的「讀經與禱告」。

二、禱告

禱告是信徒生命的呼吸，初信者禱告的學習重在祈求，藉著祈求，在生活 and 服事上得神的幫助，得神的供應。屬靈境界的祈求是得神祝福的唯一方法，因為信徒是活在仇敵所控制的世界中，無論神國的降臨，個人屬靈的需要，均需要祈求，主耶穌在主禱文中即顯示了這個法則。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對禱告提出的次序是先求神的國，其次是個人的需要。(太六 9-15) 保羅也對教會說明禱告的細節。(弗六 16-19，提前二 1-4)

(一)禱告的內容：

1.為神的國度(太六 9-10)：初信者一開始就要在禱告生活學習「先求神的國」，然後其它個人方面的祈求才能得著應允。(太六 33)蒙福生活是建立在信徒個人與神國度的關係上。神的國度包括教會及萬民，首先是為教會復興，傳道人及信徒聖潔的靈性生活及服事，(提前六 18-19)其次是萬民、執政掌權的歸向神。(提前二 1-4)

實行方面：按自己度量從自己所認識的範圍，包括教會、信徒、本國、地區，執政掌權者開始。

2. 為個人需要（太六 11-13）：個人需要包括個人、家中成員的需要及靈性需要。信徒一生行走屬天道路是與主同行，行走信心的道路。在信仰一開始學習凡事倚靠主，凡事藉著祈禱得著主的引領及祝福。從個人需要得應允上學習順從神的旨意，過聖潔生活，印證自己是否走在主的道路上。（約十五 7）

(二)禱告的方法：

1. 禱告的時間：聖經指出禱告是信徒屬靈工作的一部分，「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五 16，原文：工作效果）工作是要有固定時間，一般是以個人最方便的時間，尋找安靜的地方為宜。有一句屬靈格言：「多禱告，多蒙福；少禱告，少蒙福；不禱告，不蒙福。」禱告決定在天國裏蒙福與否，（太七 7-8）主耶穌和保羅不住禱告和晝夜祈求，是我們的榜樣，因此初信者一開始就要學習正常靈修及禱告生活，這件事決定他的屬靈前途及蒙福與否。

2. 禱告內容：世上每一件工作都有固定內容，若要禱告的工作能成功，就必須有適當的計劃。禱告的時間、計劃及內容，初步以每天固定的內容。若是負擔增加可以每天禱告重要事情外再加上一般事情，每週分一、二次安排。最好有一本禱告手冊，記錄禱告事項、日期、內容，及結果，一般是對記錄內容禱告到有結果才結束。

3. 禱告同伴：聖經教導我們禱告有個人及團體二種方式，首先，個人把禱告生活學好，因為這是禱告的根基。其次，尋

求有追求信徒作禱告夥伴，「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太十八 19）聖經教導我們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在禱告上也是如此，「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雅五 16）

有關禱告方面的認識，可參考本季刊網站刊登之「禱告信息精華」、「讀經與禱告」、「禱告與復興」，及所出版叢書。
(續)

愛的教育法(二十二)

■ 鮑思高

教導孩童一個秘訣 - 要維持繼續努力的勇氣

有一天晚上，鮑思高對學生們說：「假如十多年前去世的道明沙維豪，今天重新來到這裏的話，看見這麼少的學生每天領聖餐，一定會說：『我們那個時候，只有一百五十個同學，可以說，我們天天都領聖餐，很少人例外。當時教堂裏的情形很好。』可是，現在怎樣呢？教堂裏的情形是這樣壞：八百個學生之中，只有一百人每天領聖餐。學生們！振作起來吧！你們應該表顯自己的信心。」

學生們聽了鮑思高的話，都默不作聲。他溫和而懇切的責備，使他們都感到難受，同時卻也使他們得到一種鼓勵，叫他

們有堅強的真道信念。

過了幾天，鮑思高在學生們晚禱讀經後，向他們訓話時說：「你們之中，有一個人不久就要去世，也許就在 6 月 15 日之前。讓我們為他禱告……。」

後來他講到另一個問題說：「現在世界上正在舉行兩件大事：一件在巴黎，一件在羅馬。在巴黎的是世界商品展覽會；在羅馬的則是使徒保羅殉道一千八百周年紀念。前者顯示人的聰明所能製造的最偉大的產品；後者則使人知道，信仰真道的是永遠不朽。人為的偉大成就，與那些神為的相比起來，是多麼渺小！只要一陣風，就能把它們吹散。親愛的學生，振作起來吧！努力向成聖的道路奔去吧！這是最美麗、最豐富的道路。」

鮑思高給他的學生提出崇高的理想，並使他們養成一種良好的習慣，常有那種可以「戰勝世俗」的信心的勇氣。

***有兩種勇氣**

第一種是自動自發的，就是人在面對突然的危險時，就會本能自然地激發出一種抵抗的能力。

第二種則是持久的，能抵受一再的挫折和失敗。這種勇氣，就是拳擊者所謂「苦鬥的意志」，是一種力量，使人每次倒地後，還能站起來。青年剛踏進社會時，正需要有很多這第二種的勇氣。一再的挫折，就是導向成功的指路碑。凡是失敗而能重新開始的，就是向成功的目標邁進了一步。

***有一個業餘的養蝶家**，心地善良，因見小小的蝴蝶盡力掙扎，想從繭中鑽出來，有一次，出於一種錯誤的慈悲心，用指甲把繭抓破，幫助蝴蝶解除那層束縛，使牠能夠更容易脫繭而去。可是，那隻蝴蝶竟因此而不能用牠的翅膀來飛翔。有許多父母對待自己的子女，也是如此，他們願意幫助自己的子女，省得他們自己去解決問題，因而使他們嬌生慣養，軟弱無力，對於人類社會犧牲刻苦的生活，忍受不了。

孩子每次面對的困難，而能努力把它克服，就能強固他的羽翼。每次他必須決定，採取一項果斷的行動，就是給自己增加更多的勇氣。

***義大利名歌劇作曲家威爾第(Verdi)**曾說過這句話：「音樂才是長期苦練的成果。」他這句話的確有道理。鮑思高屢次教給學生的秘訣，使他們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夠達到成功的崇高理想，就是以下這一句話：「要維持繼續努力的勇氣。」

鮑思高語錄：

「不要藉故掩飾自己的毛病，卻要設法改正它們才好。」

摘自：《愛的教育法》

基督徒的兩個把握

■ 陳恪三

作者生平簡介

陳恪三弟兄福建泉州晉江南塘人，1903 年出生。

1929 年 3 月 12 日晚，在仙遊聽西國教士 Mr. Cole 傳福音悔改重生得救。

同年 10 月蒙主呼召即辭去縣警察局長，及副旅長等職務，出來學習事奉。

先在福州倉山十二間排與陸忠信弟兄、王連俊弟兄等同工。三十年代，經陸弟兄介紹，與倪柝聲弟兄同工；經常在福建省各地傳道，帶領青年同工。

1948 年，神的工作在福州以迄各地帶進一次大的恢復。當年陳恪三弟兄在福州工作的區域同工配搭中，肩負重任。並任福州基督徒聚會處第一長老。

1949 年底於第二期鼓嶺同工訓練聚會後去昆明慶雲街基督徒聚會處服事，經常被邀去當地三一堂、東門堂、聖公會錫安堂、三益埔基督徒聚會處、恩典院等處講道查經。

後期回到廣西南寧與兒女同住，多年以來，陳弟兄與福建、上海、廣州、昆明、浙江等地的肢體有書面交通。

1982 年 6 月至 1983 年 3 月到上海，帶領肢體查考啟示錄、羅馬書等經卷，並講解賓路易師母與羅伯斯伊文合著的《真假三十條》，幫助辨別邪靈假冒工作。

1986 年初，息勞歸主，在世寄居八十三年。

發行人序

陳恪三兄長，是先父多年在主裏的同工。【編註：發行人張向晨父親張愚之於 1970 年 4 月 25 日殉道】

1982 年 6 月至 1983 年 3 月，陳恪三兄長去到上海，經常和我們一些青年弟兄姊妹查經，一起交通，有時叫我幫他作筆錄。

他對我說：「主若還存留我在世，我願意把五十年來從主得到的聖經真理，都支付給你，這或許是我在世最後的事奉了。」我說：「農村山區許多弟兄姊妹極其渴慕真理，可否分給他們？」他說：「凡有追求的肢體，你都可以給，不必說是我寫的，如果我去世以後，你可以說是我寫的，但是批判異端的信件，我要負責任，必須寫上我自己的名字。」

1983 年初，他回到廣西南寧，兩年之中寫給我的信有六十封，回答我所提的問題；並把他所寫的短篇信息和對其他肢體的覆信寄給我，叫我大膽斧正；可以抄出來寄給其他的肢體。（他屬靈生命的豐富臻於成熟的長者，但他的靈卻低微，叫晚輩深受感動。）

對於他的手稿，在內容上我沒有改過，只是在語句不通順方面，作了少許潤飾。

他囑咐我，可以隨意用他寫的稿，若有需要的肢體可以盡量給之，不要壟斷真理，以往我曾抄過多份，給有需要的肢體傳閱。

張向晨於舊金山 1994 年 8 月 26 日

前言

近有人到福州市郊魁岐、快安一帶傳講異端。許多無知的人請他到天上去，代他們翻看生命冊上有否他們的名字。如果有，他們就大大歡喜，否則，就大大憂愁，傷心難過。奇怪的是，這種離奇古怪的胡言亂語，竟有市場，有人聽信。

生命冊上有否你的名字，任何人也不能闖到公義聖潔的神那裏代你去看，這件事只能憑神的話語來認識，無論人講什麼，凡違反聖經所記載的，都是異端邪說。

神對摩西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出三十三 20)

主對門徒說：「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路十 20)可見這件事的重要性。當末日審判的時候，所有的死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若有人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二十 12-15)這就是第二次的死。因此你的名字是否記錄在天上，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非常嚴肅的問題。所以，你在生前必須對此有萬分的把握。否則，你在世生活怎能安心？去世怎能坦然無懼？你的腳怎能沒有把握的踏進永世裏去呢？求聖靈引導我們明白真理。

壹、第一個把握

一、名字怎樣記在生命冊上？

創世以來名字就在被殺的羔羊生命冊上。(啟十三 8)福音大門口寫著：「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啟二十二 17)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選擇，「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徒十

三 48)當我們進到神的至聖所敬拜神，就看見原來「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弗一 4)我們的名字早記在生命冊上了。

「神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羅八)例如：古列王，(賽四十四 28)約西亞王，(王上十三 2)他們未出生之前許多年，神就先預言，先給他們起名，生下來要遵行神的旨意，執行神的計劃。

大衛王說：「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我被造的肢體尚未有其一，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詩一三九 16)

當我悔改，誠心相信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替我被殺獻祭，我罪得赦，與基督一同活過來，我才知道我的名字，在創世之前，已經記在羔羊生命冊上了。(林前五 7，弗二 5)

二、神是可信的，因祂不能背乎自己。(提後二 13)

「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十一 29)神愛我們，甚至賜下獨生愛子作我們的救主，死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血，贖我們的罪。救恩是用主的血所立的約。(路二十二 20)公義信實的神永不能背乎自己。神決不能說謊，因祂是守約施慈愛的神。我們敬拜祂。(來六 18)

主說：信的人有永生。(約五 24，六 47)

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約壹五 10-13)

永生就是永遠的生命，基督藉著聖靈住在我們心裏，成為我們永遠的生命。這是信的人當知道的。

三、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否，也要自己試驗，有耶穌基督

在你們心裏麼？(林後十三 5)

你真心願意接受耶穌作救主，就有永生，也知道自己有永生。也要自己試驗，若不是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心裏。

聖靈重生(基督居裏裏)，如同風吹，風什麼形狀，什麼樣式，雖不得看見，但風的響聲和吹的方向是可以試驗的。(約三 7、28)(風原文是靈)

(一)對神性的真正認識，來證實基督居裏裏。

主說，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太十一 27)彼得受天上父指示，知道主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太十六 16-17)「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林前十二 3)

什麼是永生？「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我們……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約壹五 20)我們有了神的兒子、有了永生，就能認識永生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同一生命相通，「深淵就與深淵響應」。(詩四十二 7)

我們行在光中，因主耶穌的血洗淨每一樣的罪，就與父神並祂兒子耶穌基督相交通。(約壹一 7、二 4，行在光中指遵守神的誡命)

凡接受耶穌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一 12)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與我們的靈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羅八 15-16 原文)

肉身的兒子，因血統生命，叫生身的父親「阿爸」是很自然。女婿叫岳父「阿爸」就不自然，因為沒有血統關係。若你

真正重生，呼叫神為阿爸父，是何等自然，又親切，又親密。但是一犯罪，聖靈就不肯同作見證，你與父神有間隔，直到悔改認罪，才恢復父子的交通。(約壹一 7、9)

有一種人信耶穌基督，卻沒有重生，臨終時說：我要歸天了。請問你帶什麼歸返天家？沒有兒子的生命，不是神的兒女，與父無關，就不能歸返父家。

以上是對神的認識和關係，可以試驗證實有耶穌基督在你心裏麼？

(二)屬靈生活經歷上，試驗有無基督居衷裏。

我們原來是在亞當裏死了的人，(林前十五 22)隨從世俗，順服邪靈，放縱私慾，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然而，神的大愛，大憐憫，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弗二 1-5)如同主曾叫三個肉身的死人從死裏復活一樣，三個人各有不同表現：死人復活的特徵：能走，能吃，能說話。

1.能走—行為改變

主叫拉撒路復活，「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耶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約十一 44)

信主耶穌作救主，就有永生，不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五 24)

我們因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壹三 14)

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重生)。(約壹五 1)

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愛弟兄)。(約壹五 1)

保羅曾把信主的人收在監裏，又在各會堂裏鞭打他們。主的見證人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時候，他站在旁邊歡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服。(徒二十二 19-20)保羅信主以後，對帖撒羅尼迦聖徒說：「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帖前二 8)這就是使人生發愛(心)的信心。(加五 6)

我們得著神的生命，從死裏復活以後，對罪的感覺非常敏銳。解剖刀割屍體，屍體毫無感覺。一個活人，小針一刺，就有敏銳的感覺，非常痛。這是自然而然的，是生命的感覺。

有一慣偷，一天悔改信福音，接受主耶穌作救主，痛悔自己的罪，不敢再偷。有一天晚上餓得難受，就再偷了一次，這次心中非常痛苦，就去找傳道，傳道說：「這就是神的生命已經進入你心裏，不能再偷了。」

解開死人的舊捆綁，叫他走主所安排新的生命道路。在消極方面解開捆綁人的罪惡，積極方面能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二 10)「既然在罪上死(消極)，就得以在義上活(積極)。」(彼前二 24)有信心，必有行為。

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接待探子，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是信心行為並行。(來十一 31，雅二 25)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豈不是因行為稱義麼？他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雅二 21-23)「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彼後一 5)靈魂得救絕不能靠行為，得救以後，必有行為來證實你的得救。

2. 能吃—吃生命之糧，愛慕靈奶

主叫睚魯的女兒復活，「她的靈魂便回來，她就立刻起來了，

耶穌吩咐給她東西吃。」(路八 55)

人一重生，聖靈在他心靈深處啟發他，使他知道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對心竅通達的，就如乾糧。(來五 14)主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六 63)你裏面有了聖靈，有了生命，就能接受聖靈所啟示聖經的話，就能聽生命的道。除了神的靈，沒有人知道神的事。(林前二 11)真理的聖靈要引導你們明白(進入)一切的真理。(約十六 13)

主就是真理，真理的聖靈要為主作見證並要榮耀祂。(約十四 6、十五 26、十六 14)

你的心靈安靜在神面前，聖靈藉著神的話把榮耀的基督啟示給你，你因認識神的兒子而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四 13)主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約六 48、51)

3.能說話—見證基督

拿因城寡婦獨生兒子復活以後，「那死人就坐起，並且說話。」(路七 15)

一位老姊妹每天向人見證基督，她的兒子說：「我母親裏面充滿了主耶穌基督，所以才能這樣為主作見證。」有一對夫妻，是我的親戚，妻子在 1939 年受浸，丈夫是生長在不信主的家庭中，大學畢業，老亞當的人性忠厚，但是對神倔強，直到 1979 年才降服了神受浸歸主，夫婦同心愛主事奉主。弟兄得救以後，就向老同學、同鄉、同事、朋友、親戚見證福音，人們希奇他能明白許多真理，並且有力地見證主。我聞下，靈歡樂，口讚美，神是永遠當受稱頌的。

寫到「能吃、能說話」就覺得：為榮耀神，就靠著聖靈明

白許多真理(吃)，所以有力見證基督(說話)。這位弟兄得救以後，能帶領多少人歸主，證實他已經從死裏復活，已經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一同復活了。一切重生的人，沒有一人例外，都是能走，能吃，能說話，在屬靈生命經歷上，證實了神的靈，基督的靈，聖靈住在我們心裏。(羅八 9-11)

4.聖靈是否長久居衷裏？

神與人立的是新約，有聖靈放在我們裏面，律法寫在我們心上。(來十 16)聖靈不會被收回，是神用自己的血立的約，神不肯背乎自己，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提後二 13)

虔讀以弗所書第四章 26-30 節：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生氣也不要犯罪，(26 節)不給魔鬼留地步，(27 節)不要再偷，(28 節)污穢言語一句不可出口。(29 節)如果你不聽，必叫神的聖靈在你心裏擔憂，你心中非常痛苦。你能使聖靈擔憂，卻無法使聖靈離開。因為我們受了神的印記(聖靈)，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聖靈長久住在我們心裏，直到主耶穌再來的日子。

五十三年多，我不知多少次軟弱失敗，失腳跌倒，如羅馬書第七章的光景，蒙神施恩憐恤，聖靈光照責備、認罪、悔改，有時流淚，憂傷痛悔，信靠主血灑在神前的永效，又恢復與父交通。證實經上的話：犯罪得罪主，叫聖靈擔憂，但是聖靈仍住在我心裏。我們因神的大愛，當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不可犯罪，免叫聖靈擔憂。

你已深信神的羔羊背負你的罪孽，祂是替你死的救主，並且從死裏復活，我們因信與主聯合，便與主成為一靈。我在祂裏面，祂在我裏面，有確實的把握：基督因我們的信，住在我們心裏。(林前六 17，弗三 17)

你怎能知道銀行有你的存款？因為你手中有存摺。你怎能知道你的名字記在創世以來被殺的羔羊生命冊上？因為你的靈裏面有被殺羔羊的生命。

主說：「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讚美主！我名記在生命冊上，就永不被扔在火湖裏。
(路十 20，啟二十 15)

保羅說：「…友阿爹和循都基，…這兩個女人，因為她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作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腓四 2-3)我們的名字也在生命冊上。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直到永遠。

貳、第二個把握

基督徒對於在基督台前神家的審判，在世時是否有把握？

保羅將離世時，有第二個把握：「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他對哥林多信徒說：「你們該效法我。」信徒效法使徒，跟著使徒的腳蹤走，在離世之前，也能有第二個把握。

一、什麼是神的家的審判？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彼前四 17)就是神的兒女要受審判。「我們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羅十四 10-12)「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林後五 10)

千年國度之前，基督來到空中，我們眾人都必須在基督台

前受審判，這是神家庭的審判，對這個審判，一位肢體感想：基督徒的盼望，不因基督的審判台弄得暗淡不明，黑雲蔽天。我們也不被准許對此輕率。在這世上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事物的最後，我們眾人將要在祂的審判台前顯明出來：一切所隱藏的要顯露出來。我們在肉身上所行的，或善或惡要回到自己身上來。每一虔誠或邪惡的思想念頭，每一暗中的禱告或咒罵，人所不知的每一愛心或私心的行為，雖已多年忘記，必要再看到他們，而且必得承認是自己的。神是輕慢不得的，神家的審判決定我們得獎賞還是受虧損？因此我們立定志向，無論住在身內，或與身體分開，都要討主的喜悅。

二、保羅對基督台前的審判，有把握得公義的冠冕，根據什麼？

保羅照著神在他裏面運行的大能，盡心竭力，立定志向，討主喜悅。他作基督僕人的證據：多受苦、多下監、受鞭打、被棍打、被石頭打、海中船壞三次、屢次行遠路、江河、盜賊、同族、外族人、城內、曠野、海中、假弟兄的各種危險，多次不得睡，不得食，不得穿。為教會掛心之事，天天壓在身上。信徒軟弱，他共擔當，信徒跌倒，他焦急。

所以他離世前有把握說：「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後四 6-7)保羅自從在大馬色的路上仆倒降服主，起來後，忠心事奉主，為真道受許多患難，危險，對「仗」、「道」、「路」，在離世前都「已經」完成了，所以他絕對完全抓著神的公義，有把握說：「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提後四 8)將來如何，根據你現在如何；現在如何，就是你將來如何的憑據。在神前面，一切都是赤露敞開的。愚拙童女缺油而睡，

醒著時仍是缺油，她們或者想：復活時迎接新郎碰碰運氣。在全能的神那裏，沒有碰運氣的事。保羅在世時有三個「已經」，就有在基督審判台前得冠冕的把握。

三、我們對基督台前審判的把握

我們效法保羅，也要繼續打他已經打過的仗，繼續跑他已經跑完的路，繼續持守他已經守住的道。我們還在天路上，未到旅程的終點，必須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耶穌，保守我們不失腳直到路終，那時我們有三個「已經」，也就有得榮耀賞賜的把握。

論到主的話「你們也要預備」，(太二十四 44)肯培·多瑪說：「人生既是如此短暫，如此軟弱，就當深深考慮你的所能是什麼。今天還在，明天就不見，所以一切的動作思想，應抱今天即與世長辭的態度，人時常想到他的結局，並天天預備，是有福的。」

這就是行在光中，(約壹一 7)在基督審判台前的光中生活。「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林前十一 31)保羅能夠說：「我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徒二十四 16)願我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都在神面光中蒙悅納。(詩十九 14)保守衣裳潔白，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靠恩行義，預備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赴羔羊的婚筵。

保羅知道他離世與基督同在的時候快到了，就寫信給提摩太鼓勵他：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我贏得了公義的冠冕為賞賜，就是按公義審判的主基督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等著要賜給你，所以你要繼續奮勇去爭戰。當跑的路我已跑盡了，你也當堅定忍耐繼續奔跑前面的路程。所信的道我已守住了，所以交托你的真道，也要竭力保持純潔完整。這樣，到

那日公義的主，也會把冠冕賜給你。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

我們中間誰有把握說：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我們在生活中、工作上真的感到，且愛慕主耶穌基督早日榮耀顯現嗎？我們是否多年渴慕主的回來？如果真是那樣，我們就有權利相信，到那日，公義審判的主，也會把冠冕賞賜給我們。

——1982 年

摘自：《陳恪三弟兄晚年部份信息》

忻州日記

經文：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來二 14）

「在上帝的恩典中，我們不受預言結局的捆綁，因為在啟示錄五章，上帝透過祂敞開的門，在已預言過的結局上啟示我們：『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祂是坐在寶座中的那一位，羔羊與獅子合併；祭壇與寶座合併。約翰在主後九十五年看到它，因此，我們今天可以相信它。

1974 年 4 月，在泰國南部鄉下癲瘋病院，兩位宣教士受到恐怖分子綁架，也走上羔羊的道路。」

（摘自：內地會宣教士麥亞瑟所著《為爭戰而生》）

簡介

本文係根據 Robert C. Forsyth 編輯，倫敦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4 年出版的《1900 年中國殉道士》(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所記載的真人真事寫成。文中傳教士的活動和話語，絕大部分直接譯自他們在逃亡過程中寫的日記和信件。他們在被抓之前把這些寶貴的文字交給了忠信的村民們。最初，村民們把這些日記、書信埋在了地下；義和團之亂平息後挖了出來，交給了新來的傳教士，由他們轉交給殉道者的親人們。

時間：1900 年 6 月底至 8 月上旬

地點：山西省的忻州地區

背景：義和團在山西仇殺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

人物：英國浸信會忻州站的八位傳教士

赫伯特．狄克松(邸松牧師)(Mr. Herbert Dixon)

44 歲，曾在剛果傳教，1885 年來華。

狄克松太太(邸松師母)(Mrs. Dixon, nee Williams)

45 歲，曾任倫敦兒童醫院護理，1885 年偕夫婿來華。

威廉斯．麥可拉奇(馬牧師)(Mr. Williams McCurrach)

31 歲，1896 年來華。

克拉娜．麥可拉奇太太(馬師母)(Mrs. Clara McCurrach)

31 歲。

湯瑪斯．安德伍(Mr. Thomas Underwood)

33 歲，1896 年來華。

安德伍太太(Mrs. T.J. Underwood)

30 歲出頭，幼為孤兒，1898 年來華。

貝茜．雷諾小姐(任小姐)(Miss Bessie Renaut)

30 歲，1899 年來華。

西尼．恩納爾先生(燕牧師)(Mr. Sydney Ennals)

29 歲，1899 年來華。

一、1900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

信使帶著傳道站給沿海地區的郵件到太原府去，但信無法寄走，就連夜匆匆趕回來了。早晨六點，他帶來的消息令每一個人震驚：兩天前，太原府愛德華醫生(Dr. D. H. Edward)的醫院給義和團燒了。醫院的人紛紛逃出火海，女傳教士愛蒂絲(顧姑娘)(Miss Edith A. Coombs)本來已經逃出來了，但她發現一個住院的中國小女孩還沒有出來，就返身衝進燃燒著的房子裏，要幫她逃出來。愛蒂絲再次出現的時候，額上遭了鐵器的一擊，撲通栽倒在濃煙裏。她剛剛掙扎著爬了起來，又被人猛力推了一把，仰面倒進火裏去了。第二天人們在殘垣斷壁中找到她燒焦的骸骨，就把她埋在院子的中央。其他的傳教士先是逃進居所的院子裏，但院門被衝開，他們便逃散了。義和團和清軍到處尋索傳教士，並且把守了太原城門，防止他們逃走。

信使走了，空氣凝重得像一塊鉛。早就不斷有謠傳說所有的外國人和中國基督徒都要被殺盡。幾個月前，慫恿義和團反教殺洋而遭罷黜的山東巡撫毓賢，到北京遊說了一趟，得到「老佛爺」慈禧太后的垂愛，被任命為山西巡撫，四月下旬到太原上任來了。毓賢一上任，山西的義和團就活躍起來。六月初，保定府的義和團就切斷了這裏與沿海一帶的聯繫。四天前，傳道站聽見風聲，就請縣府保護，縣府回話，不予保護(後來才知道，當時八國聯軍已攻陷大沽炮臺，清政府已正式對列強宣戰)。

現在，忻州傳道站有三對夫婦和二位單身傳教士，都是英國浸信會的：最年長的是狄克松夫婦，一對中年人，1887 年來忻州醫療傳道，開設了這個傳道站。

麥可拉奇和安德伍年齡相仿，都是三十出頭，1896 年兩

人一同來到中國，又一同來到山西，就成了好友。英國浸信會在山西只有兩個傳道站，一個在太原，另一個在忻州。1897年的冬天，安德伍留在太原的傳道站工作，麥可拉奇則到了忻州，來幫助孤軍奮戰的狄克松(那時，狄克松太太和四個孩子回英格蘭去了)。麥可拉奇來後，狄克松就回英國去看望離別四年的妻子和孩子們。1899年，狄克松夫婦把孩子們留在英國上學，自己帶著為醫療站所籌措的器材，返回了忻州，並且很快就開始為病人動手術。他們回來時，麥可拉奇和安德伍都不再是單身漢了——狄克松離開忻州後，安德伍的未婚妻懷特小姐到上海來，安德伍和她就在那兒舉行了婚禮。同一時間，麥可拉奇也在上海與傳教士克拉娜小姐成婚。有了賢內助，麥可拉奇和安德伍在這一帶合力興旺福音，狄克松不在時，教會仍然穩步發展，這實在讓狄克松高興極了。

這幾天，安德伍夫婦剛好從太原府來看望麥可拉奇夫婦，躲過了太原的災難。而傳道站的新鮮血液，雷諾小姐才來九個月，恩納爾先生也只比她早兩個月，他們年齡只比麥可拉奇小一兩歲。十幾年的經營，這個傳道站相當有果效，狄克松培訓的一批中國傳道人十分得力，年輕的幫手們也到了，新的房屋也快蓋成，……正當狄克松他們躊躇滿志的時候，卻突然發生了這樣的變故。

狄克松深邃的眼睛像他的手術刀一樣敏捷而沉著。他首先打破了沉默，大家合計了一下，事不宜遲，應該趕緊離開這裏到山區去，忻州不過在太原以北一百四十多里，義和團隨時都可能出現。與他們在一處的中國傳道人何全奎，傳道站的廚子安叔根，還有貝茜的助手張陵旺，一個聰明的少年，也覺得到山裏去避難好。

傳道站有兩匹馬，兩輛車，還有一頭小驢駒。一行人悄悄地從西門出了忻州城，沒有遇到什麼麻煩。他們先是往太原的

方向走了一段路，後來就岔往西南去。

這一帶狄克松很熟。走了三十多里地，經過中國信徒張其國老漢的家門，就過去敲他的門。門開了，出現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戴著蒼色的瓜皮帽，個子不高，像柏樹一樣的結實，這就是張老漢，當地最早的信徒之一。這幾天風聲很緊，張老漢正在為傳道站擔憂，見到狄克松他們，喜出望外，一擺大手，就招呼大家進屋來，讓牲口歇歇腳。過了幾個時辰，大家吃完晚飯，就聽見外面由遠而近響起達達的馬蹄聲。狄克松正要起身，信使已經跨進門來，告訴他們說，忻州縣的兵丁正在四處搜尋他們呢。天擦黑時，他們告別了張老漢，繼續往前趕路。

急急地走了一個時辰，進入一個又深又窄的峽谷，不能再駕馬車了。大家把一部分行李藏在一個山洞裏，就等在那兒，有幾個中國基督徒要領他們到藏身處去。

半夜的時候，他們牽了毛驢來了。大家順著一個枯水河床前行，鵝卵石不時硌著腳跟。三位太太騎在馬背上，丈夫牽著馬。貝茜和西尼騎著毛驢。有時一腳踏進水裏，濺起一片嘩響；有時又踏著沙地而行，布鞋裏灌進了沙子，不得不脫下鞋把沙倒出來。領路的弟兄走得較快，不久就把傳教士的佇列拋在後面。沒有燈籠，又不敢喊前面的人，大家就在一個岔口處走失了方向，繞了幾里路回來，在一個狹路口遇見嚮導，他們正焦急地等在那裏。

大家一同前行，爬上了一段崎嶇的山路。狄克松太太病得很重，在馬上搖搖晃晃的。拂曉時分，便依稀看見了一個山村。這個山村叫劉家山，就是他們要藏身的地方。

這是逃亡的第一天。

二、1900年6月30日，星期六

但他們不敢在白天進劉家山去。村裏有不少基督徒，一般的村民也極友善，白天進去本來是無妨的。只是近處山上的寺廟在辦佛事，有香客來往，傳教士們怕給村子人帶來麻煩，就退到峽谷裏去，藏了一整天。

夏天的雨，像竹林一樣緻密，在風中搖曳。他們渾身濕透，坐在石頭上，腳下是渾濁的激流，雨一直喧鬧到半夜才止住。夜裏，幾位弟兄來接他們，帶了火把，肩扛手提地帶著他們的東西，顛簸了六里多的山路，進了劉家山。

三、1900年7月1日，主日

為避開拜佛的人們，傳教士們必須先藏起來。天亮之前，男子們翻到山的另一邊去，藏在一個山洞裏。女士們則藏在地窖裏，用蓋子掩住洞口——這幾乎要了她們的命。再晚一點拖出洞來，她們就不行了。後來乾脆呆在窯洞裏。半夜，男人們才回到村裏。

安叔根和張陵旺也到劉家山來了。大家為太原的傳教士們擔憂，又不知他們的近況，就請安叔根和張陵旺到太原去打聽一些消息。

不知怎麼的，狄克松夫婦心裏特別思念在英國的孩子們。他想，要是在中國為主殉道了，孩子們應該知道他們是為什麼而死，又是怎樣死的，至少應該對他們有個清楚的交代。他平時就有在日記本上寫幾句的習慣，從逃亡的第一天起，他就開始不間斷地寫下所經歷的一切。也許是受他的影響吧，貝茜和

西尼也開始各自記下自己的心跡，而威廉斯則給自己在英國的母親寫信。湯瑪斯很安靜，花了很多時間來默禱。

四、1900年7月2日，星期一

傳教士們藏在信徒蘭萬牛的家。他家坐落在小山谷的起頭，兩邊都是峭壁，堂屋是從山坡上掏出來的，是極安全的地方。傳教士們在禱告中常常記念那些純樸的中國信徒們，不知他們的境況如何。他們被稱為「二毛子」，也就是「漢奸」，是不配活著的人，他們所面臨的危險更大。狄克松是瞭解這些北方農夫的，他們眷戀自己的故土，即使房子燒成了灰，也不肯走遠，彷彿有一條繩索栓住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極重親情，常常回去找失散的親人，幸好青紗帳起來了，或許他們可以藏身。

下午來了一個中國信徒，說代州的信徒遭難了。代州是忻州以北一百八十多里的縣城，義和團興起來的時候，信徒陳志韜的一家分散開來逃離。年過半百的母親，裹腳走不遠，就近藏在一座廟裏，很快就被義和團發現了。他們把她帶到一座闊口嘻笑的大肚佛像前，要她下拜。老人是信獨一真神的人，脖子挺直一聲不吭。「看樣子你一定個是二毛子了！」一個拳民上前來勸她，「何必認真呢，你磕一下頭就成。」老人還是不應。「不磕頭，上香也成。」有人遞過來一支香，「甭管你是不是真心的。」老人開口了，「死了這條心吧，我不會拜假神的！」「那是你自己找死了。」在圍觀者的哄笑中，她被殺了。血從她的頸項上湧出來，淌進塵土裏，一個小小的血泡鼓起來，無聲地破了，血浸入地底去。

廟外面響起紛亂的腳步聲，陳志韜，還有他的父親和兄弟也被抓來了。拳民先用烙鐵烙傷了他們的腳板，這樣他們跑不

了。然後把他們三人用板車拖回代州去，要向義和團的首領報功。幸好縣衙的門生聽到所發生的事，就等在衙門外，看見板車過來，就和差役過去，把他們截下來，告訴義和團，「縣衙門要審明這些人後再加以嚴辦。」聽說以這種方式，那個門生救了十多個人呢。（在那個以權為法的社會裏，對信徒的迫害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權貴的人格品質。有一個信佛的地方權貴，以為殺二毛子是積陰德，竟把所有捉住的基督徒，不論男女老少，都殺盡了。）

五、1900年7月3日，星期二

又有信徒來，報告崞縣的情況。崞縣在忻州和代州之間。29歲的張葵其實還只是慕道友，但在村子裏已被認為是基督徒了。他逃進鄰村時被抓，就被砍死了。

威廉斯鋪一張紙在膝蓋上，給自己的母親寫信。「我們處在喪生的危險之中。」他頓了頓，接著寫道，「現任巡撫恨外國人，要把我們都殺絕了。按他的命令，所有的官員拒絕給我們保護。我們原來打算從東北逃出去，但北方比我們這裏亂得更早。保定府亂得厲害，我們絕對不能逃走了，……這是中國黑暗的時刻！但如果所有的傳教士都被殺了，這又將會何等地感動教會！如果這是神的方式，以此將福音傳遍中國，我們就決然準備好，為福音的緣故而死。我們中沒有人願意死，但我們都誠心地說：『願主的旨意成就。』」

他屈指算了一下，繼續寫道：「這是逃亡的第四天了。聽說

兵士們正在搜尋我們，我們隨時都可能被抓走。這幾天總是下雨，也許神是以此來救我們。神不是曾從監獄裏把彼得救出來嗎？祂也可以如此救我們，如果這是祂的旨意。」他看了看周圍，天光幾乎被雲嚴嚴地封住了，屋子裏一片昏暗。「不多寫了。雷諾小姐和恩納爾先生的記事比較全。也許這是我給您的絕筆了。」

威廉斯看了看坐在身邊的妻子克拉娜，俯身吻了一下克拉娜翹翹的鼻尖。他重新把信紙攤好，又加上幾句：「我和克拉娜一直在為你們每一個人禱告，願你們大家都能和我們在天堂相會。親愛的媽媽，不要為我們難過。如果我們死了，我們會死在一起，同進天堂同得冠冕。」

傳教士們決定在山裏挖洞，夜裏就開始行動了。

六、1900年7月4日，星期三

除了狄克松要照顧生病的太太外，三位男子這兩天睡在草料屋裏。今天，西尼看見三個義和團從山下的村子上來，停在他們躺臥之地的下面歇腳。其中兩人抬的是食物，另一個抱的是衣服，不知是從哪個信徒家裏搶走的。他們走了之後，西尼在日記上記下了這一險情。「幾乎不可能盡述境況的悽惶，但我們大家都因信靠主而內心有奇妙的平安。」他寫道：「我不後悔到中國來，雖然我的生命也許是短暫的，但它有意義——因為它順著主的旨意。願主的旨意成就！我懇切地求主的拯救，也

覺得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拯救，但我們經過更深的逼迫，也許更能榮耀祂的名，……當號筒吹響的時候，我將歡樂地跟隨我主，不是以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以祂賦予軟弱者的能力，……。」

傍晚，安叔根和張陵旺從太原回來了。他們打聽到，傳教士和他們的子女們加上法爾定本人，都被囚禁在法爾定的住所裏，毓賢已經判處了他們死刑，他們隨時都可能被拖出去殺掉。

威廉斯眼前浮現出洛維特醫生(羅醫生)(Dr. A. E. Lovitt)騎著棗紅馬出診的樣子：他穿的是皂色的對襟棉夾襖，捲起的袖口露出白襯裏來，頭上扣一頂瓜皮帽更顯出前額的寬闊。洛維特的醫術使他在太原遠近聞名。他救人的命，如今卻要為此喪命。洛維特太太呢，她一定抱著他們的嬰孩傑克，哄他不要哭吧。還有別的人……。

大家迫切地禱告之後，威廉斯找出昨天寫的信，加上了太原的情況。「他們還沒有遇難，我們為他們的脫險禱告。上帝是我們的喜樂，我們作好了死的準備，如果這是祂的旨意。若有兵丁來抓我們，我們會逃到另一處去。因為主曾說，有人在這城裏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裏去。(太十 23)願上帝救助我們和我們的朋友們。也願祂安慰你們的心，這是愛你們的兒子和女兒的禱告。」

四個男子——狄克松，威廉斯，湯瑪斯和西尼，忙於挖洞，女士們則在家裏為他們禱告。如何掩埋挖出來的新土，讓他們費了一番心思。

七、1900年7月5日，星期四

安叔根和張陵旺出發到保定府、北京、或天津，找人救太原和忻州的傳教士們。安叔根的草帽縫裏藏了一張便條，寫著太原和忻州的情況。

他們上路沒走多遠，就被義和團截住了。沒費多大的勁，義和團就知道了他們是忻州傳道站的廚子和幫手。兩人都被認為是該死的。安叔根對為首的拳民說：「我是五十歲的人了，是信耶穌的，今日就是我的死期。只是這個後生，剛滿十六歲，還沒活人呢，求你們開恩讓他回家去。」為首的把眼睛眯起來，打量著這兩個人，稀奇他們竟然面無懼色。他冷笑幾聲，還沒有發話，就聽見少年激烈地說：「安大伯，讓我和你一起死吧，我不顧惜這條性命。」

於是他們被殺死，屍身又被扔進火裏燒了。（他們遇難的消息並沒有傳回劉家山，傳教士們一直到被抓之日仍在等候他們的音訊。）

八、1900年7月6日，星期五

劉家山還算平靜，但不斷有鄰近傳道點的壞消息傳來：繁峙的傳道點被燒了，兩個基督徒被燒死，其中一個是傳道人。代州的傳道點也被燒了。崞縣的和奇村的傳道點均遭搶掠。

大家安靜在主的面前默禱。真是對信心的嚴峻的考驗啊，西尼像燕翼一樣濃重的鬍子在抿緊的嘴唇上抖了抖。儘管來華傳教的時間不長，還在學習語言階段，但他從狄克松，麥可拉奇身上學到了信心的功課。他打開日記本寫道：「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一二一 1-2）祂真

是我們的幫助。我們信靠祂，在萬事上信靠祂。求主快來解救祂的兒女們。我們也預備好了來迎接那屬於我們的冠冕。願主在我們中間作證。」

九、**1900 年 7 月 7 日，星期六**

男人們晚上大部分時間都在挖洞，天亮前回村休息。大家每天還是讀經禱告，在其中獲得極大的安慰。西尼在日記裏繼續寫道：「我們的時間在神的手中。主是我的光和拯救，我還怕誰呢？每時每刻信靠主。啊，主所賜的平安！我們要天天經歷它，更多地經歷它。如果主呼召，我們將快樂地回答：我在這裏，請按你的心意而行！媽媽，明天是主日，願主與妳，與我們同在。如果我們不能在地上相見，那就等到我們在天堂同聲讚美主的時候吧。」

十、**1900 年 7 月 8 日，主日**

今天舉行了露天敬拜。這是逃亡之後，大家一起度過的第二個主日。在這似乎是最沒有指望的日子，大家開始數算主的恩典，喜樂照亮了每一個人的眸子。沒有一個人後悔到中國來傳福音。

狄克松太太還是很虛弱，她不得不把頭靠在丈夫的肩膀上。狄克松最後講起自己的身世，他平時忙於傳道，很少完整地講

過自己。雙親去世的時候，狄克松才十一歲。他進了倫敦孤兒收容學校，在那裏被主的靈得著了，有感動要將福音傳給遠方的異族之民。他的心在剛果河畔，並為此作準備。經過三年大學訓練，他被浸信會剛果傳教會接納為傳教士，然後接受了兩年的醫藥和外科訓練。在那裏他結識了威廉斯小姐，並在去非洲之前兩人訂了婚。他在非洲忘我地工作，但炎熱的氣候摧毀了他的健康。兩年之後，他因四肢麻痺而不能行動，被送回了英國，在威廉斯小姐所在的醫院治療。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幾個月後他竟奇蹟般地站起來了。但醫生再也不准他回剛果去了，他就申請到中國來。他們在 1884 年年底結婚，轉年春天夫婦倆就出發到中國來了。早先的幾年他們在太原與其他傳教士傳福音，太原的傳教站是 1877 年山西旱災時建立的。那時，山西十室九空，幾百萬餓殍載地，野狼食人肉而肥。傳教士進入山西賑災，旅行佈道，並在太原等地建站。原來山西人吸食鴉片成癮，傳教是以戒煙為先導的。後來狄克松夫婦到忻州開闢傳道站，狄克松太太的護理經驗，還有她在婦女工作上的熱心與獻身精神，給狄克松不少幫助。狄克松在忻州忙得不亦樂乎，戒煙、醫療、每日講道、到鄉村傳福音，漸漸顯出果效來。

太陽落山了。望著金光繚漫的天空，西尼的心中充滿了平安和感恩。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心因主的恩典而充滿了讚美之聲。這些日子讓我們得見救主的面。如果主要我們前行、去經歷嚴酷的試煉，我們已經準備得充分些了。深信那位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愛的主，必有最好的安排。……我要說，如果為了主的工作，我們需要更加被煉淨，我們就更加讚美祂，因祂看我們值得為祂的名受苦。媽媽，主是我的平安。」

十一、1900年7月9日，星期一

這一天出奇的平靜。得不到外界的一點消息，太原被囚的傳教士們生死未卜。

傍晚出去挖洞之前，狄克松提議為太原的友人們特別禱告。大家緊緊地圍成一圈，肩膀靠著肩膀，低著頭跪禱。那些熟識的名字一一地被提起，從一張口傳到另一張口：

法爾定夫婦和他們的三個孩子(Rev. G. B. Farthing, Mrs. Farthing, Ruth, Guy and Baby)

斯丟瓦特小姐(Miss E. M. Stewart)

懷特豪斯夫婦(Rev. S. F. Whitehouse, Mrs. Whitehouse)

洛維特夫婦和他們出生不久的兒子傑克(Dr. A. E. Lovitt, Mrs. Lovitt and Baby Jack)

斯都克夫婦(Mr. G. W. Stokes, Mrs. Stokes)

辛普生夫婦(Mr. J. Simpson, Mrs. Simpson)

貝農夫婦和他們的三個兒女(Mr. W. F. Beynon, Mrs. Beynon, Daisy, Kenneth, and Norman).....

末了，狄克松太太用微弱的聲音，提起愛蒂絲的名字，就是6月27日在太原被燒死的。

當他們輕聲念著這些名字的時候，天上的星星一顆一顆亮起來了。

十二、1900年7月10日，星期二

去忻州打聽消息的人還沒有回來，大家為此而焦急。

今天威廉斯分享了自己的見證。**16**歲的時候，這個蘇格蘭少年重生得救了。他的生活明顯地改變，參與當地教會的事奉，時時留心訓練自己。當時，有來中國傳道的傳教士回英國辦事，到他所在的教堂去演講，中國就抓住了少年人的心。大學畢業後，威廉斯成為英國浸信會的傳教士，**1896**年秋天時啟程來中國。他說：「來中國傳道，是我渴望已久的夢。當我踏上海輪的甲板時，那種興奮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他笑了一下，「不過，唯一讓我有些傷心的，是要和母親分別。」今年**4**月的時候，他和克拉娜一起到忻州北邊八里遠的一個村子去佈道，村民友善地待他們，並且不少人決志信主。他們回來後，趕緊給在英國的母親寫了一封信：**「毫無疑問，這樣的佈道中得幫助的不僅僅是中國的信徒，我們自己的靈命也得到振奮。我們最感恩的是，慈愛的天父給我們這樣的特許，向這廣大的民眾傳福音。我們仰望祂，跟隨祂，將祂自己的道傳講出來，帶著祂最豐富的恩膏。」**

克拉娜在一旁作些補充。她也稍微提起自己的事。她從小就想成為傳教士，一個女孩子想到異國他鄉去傳道，令他的父母不能理解。她成人之後這個願望更加強烈，她的父母也就轉而支持她。她與威廉斯在上海結婚之前，已在中國傳教幾年了。

十三、1900年7月11日，星期三

劉家山的一個村民被抬回來，渾身是傷。這幾天，他一直惦記著他那嫁到鄰村的女兒，坐立不安，勸都勸不住，今天一

早就到十五里外的村子去看他的女兒。剛到村口的井邊，就被義和團撞見了。不由分說，就認定他是受了洋教士的指使，要在水井中投毒。要不是他女兒家的人趕來，他就被打死了。義和團放出風聲，說星期五要到劉家山來。看樣子，傳教士藏在劉家山的事，也許走露了風聲。

晚上十一點，去忻州的人回來了。忻州的官吏因為任傳教士們逃走而受到了上頭的責罰。傳道站的房子已經遭竊。有一百個義和團從忻州出來了，毀壞著附近天主教的村子，也在尋索狄克松他們。

洞已經挖成了，雖然不大，但是夠傳教士們藏身的。狄克松盤算了一下，附近每個村裏都有四十到六十個義和團。加上忻州出來的義和團，會有上千人。這樣，劉家山的村民就要遭難了。這一兩個星期，傳教士們猶如在一個避風港中，劉家山的信徒甚至普通的村民對他們有非常的情份，自己不足仍然滿有愛心地供給他們，冒著殺頭的危險保護他們。無論如何，他們不能連累了劉家山的村民。

傳教們馬上分頭出去，讓村民分散，儘早離開村子。中國傳道人何全奎這些天一直與傳教士們在一起。他也離開了劉家山，要到忻州東面去探路，看能不能為傳教士們找一條到海邊去的路線。何全奎老漢今年 60 歲，以前曾是一家染房的股東，信主後放棄了經營得不錯的生意，作了薪金非常微薄的傳道人，是傳教站忠心的同工。

看著何老漢的身影消失在山路上後，傳教士們才回到村裏來。他們捲起簡單的行李，帶上些乾糧和兩把防衛的手槍，夜半的時候轉移到新挖的洞裏去了。

十四、1900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

洞挖在一條河的坡岸上，離劉家山有一段路，剛好夠大家躺下。河水在洞口下面 3 里遠的地方流著。昨夜他們已經在河裏提了兩桶水，放在洞裏。

晚上七點，四個村民來看傳教士們，告訴他們太原的消息：那裏的傳教士們都被殺了，是在星期一被殺的。他們從法爾定的房子出來，被領到衙門附近的房子裏，山西巡撫毓賢也到場了，他們一一被殺。沒有人在屠刀面前畏懼，他們平靜地走向劊子手，甚至沒有一聲爭辯，只有幾個幼童看見他們的父母倒在血泊中時嚇得哭起來了，但沒有一個孩子倖免於難。太原的傳教士中，洛維特太太是最後一個被殺的，她懷裏還抱著幼小的傑克。只有她在被殺之前，為那些平靜受死的傳教士，包括自己被殺的丈夫，也為自己喊出一個誰也不敢回答的問題：「我們到中國來，帶給你們的是耶穌基督救贖的福音。我們並沒有人害你們，所做的是為了你們的好處。為什麼要如此待我們？」行刑的士兵一聲不響，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的不深，她沒有死，只好再補上一刀。嬰孩傑克隨後也被殺了。他們被殺之後，又有天主教的 12 個人被殺。同天被殺的還有內地會的一對傳教士夫婦和他們的孩子，還有地押解來的一些傳教士。連 6 月 27 日被燒死的愛蒂絲在內在太原府殉道的共有 46 人。

傳教士們明白，一旦被捉住，是決然沒有活命的指望的。

十五、1900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

夏夜，一片靜謐；山下疏落的村子裏，早已熄了燈火。大家出洞來，在野地裏睡覺。湯瑪斯枕著一塊石頭，看見一顆顆寶石，高高地嵌在天穹上，垂下清澈的光芒來。安德伍太太躺在近旁。自從確知太原的朋友們殉道的消息，他們倆都無法說

清心裏的感受，既為他們生命的見證驕傲，又因過去的友情攙雜了一些傷痛，甚至心中泛起一絲疑惑，神為什麼允許這樣的事發生在他的忠僕們身上。現在看見拱垂的星光，湯瑪斯忽然想起雅各在伯特利所夢見的天梯來。他喃喃地說出了雅各當時的驚詫之語：「耶和華真在這裏，我竟不知道！」（創二十八 16）他又一次堅定了自己的心，造天地和人類萬物的神掌管一切，在殉道者的血流過的地方，必定有更豐碩的收穫。

在一個博大的懷抱中，大家安睡了一夜。

但白天，狄克松在日記裏寫道：「我們不得不完全呆在洞裏，也不許說話。村民逃走了，沒有人送食物。必須節省食物。」他左手撐住瘦削的下顎，閉上雙目默禱起來。過了一會兒，他抬起謝頂的頭，望瞭望狹小的洞口，就著透進來的光繼續寫道：「我們的洞至少有一個外人知道了。但神讓我們的心單單仰望祂。我們的性命是祂的。如果我們被殺，請不要忘記回報劉家山的村民們。他們把所有的無保留地給了我們，甚至肯捨棄自己的性命來保護我們。」寫到這裏，狄克松的眼睛濕潤了。這樣的人民啊！為主的道受難是值得的，為拯救失喪者的靈魂而受難是值得的。

貝茜給浸信會寫了一封短箋，附在她的日記上。她寫道：「從日記中你們可以知道我們的境況，……神在幫助我們。祂給我們奇妙的力量和安穩的腳步來作艱難的攀登。中國基督徒是了不起的——劉家山的村民和我們的助手們，在試煉中都是忠信的。」

何全奎老漢離開劉家山之後，東躲西藏地潛行，好不容易

接近了忻州城。他的妹妹一家就在城邊的一個村子裏，他就進村去看看她，打算在她家歇歇腳。想不到村子裏幾個 18、19 歲的青年，搞起了義和團。他們認得何老漢，一見面就把他抓了，押到城裏去。

忻州縣衙現在是新上任的徐貴豐。徐貴豐以為找到了傳教士們藏身處的線索，急忙升堂，要查個水落石出。何老漢上著手銬，拒絕說出一個字來。徐貴豐冷笑一聲，把他交給衙役去杖笞。兩個衙役把何老漢按在地上，一個衙役揮動竹杖邊打邊嘲弄他：「疼不疼？」旁邊看熱鬧的也附和地嘲笑他：「你要進天堂了呢。」一直打了一千杖，還是沒有應聲。最後，他們把不省人事的何老漢上了腳鐐，仍戴著手銬，扔進了監牢。與他在同一個牢房的，正好是個基督徒，就千方百計地照料他，但人已經給打廢了，只能喝得進幾口水。(4 天後，何老漢死於獄中。)

十六、1900 年 7 月 14 日，星期六

外面是酷暑天的毒日頭，洞內陰濕而且悶熱。燕麥餅也快告罄了，這是這幾天傳教士們的主食。狄克松提議開一個特別的禱告會，向天父求食物和帶領。

在狹小的洞內，一個人的左手拉著另一個人的右手，形成了一個圈。大家跪下來，開口輕聲禱告。

禱告剛剛完，就來了 3 個人。兩個是劉家山的村民，另一個是外村人。他們帶來了些粗麵作成的大餅。「真好啊，是神對我們禱告的回應！」禱告的人們會心地笑了。村民們說，劉家山已經空無一人了。山下面五里開外的傅家莊的人，便到村裏來行竊。

一個村民捏了捏洞中的臥具，已經濕透了。狄克松解釋道，「這個洞非常陰濕，臥具上潮了，但我們不能曬，一曬就會被人發現，附近的幾個小山上都可以看見的。」他們就說，「我們可以帶你們到一個更隱蔽的地方去，那裏有一個老洞，乾燥一些，也大一些。」

大家說好明天晚上搬到那兒去。

十七、1900 年 7 月 15 日，主日

炎熱。驕陽似火。傳教士們藏在洞中。又有兩個村民來了，送來幾個粗麵的餃子。大家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因為村民們自己也很艱難，自己也沒有吃的。

今天是主日，狄克松領大家在洞裏靜默禱告，是一次特別的家庭聚會。

夜裏，大家捲起鋪蓋，外面下起了暴雨。等到一點半鐘，昨天的那幾位村民還是沒有來，不知道他們受到了什麼攔阻。大家只好打開鋪蓋，重新在洞裏躺下。

十八、1900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一

整個上午豪雨如注。群山煙雨朦朧。一直到下午二點，還是沒人來。

今天早晨，狄克松太太幾乎昏迷過去。躲藏已經 18 天了，狄克松在日記中寫道：「我們能堅持多久呢？只剩下幾塊餅乾，

沙丁魚，和一些奶。看見女士們消瘦的臉就難過。一點也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劉家山的村民不敢在附近的村子裏被人看見，或走了，或藏了。每個村裏都有義和團訓練，就人來看，我們到了絕望的極點，但神是我們的避難所和力量。」

夜裏，幾位村民來了，送給傳教士們一些食物，還有一個人帶了些水來。他們告訴傳教士們，二佑子和他的兄弟及夏奎子這幾個人，打算出賣傳教士們了。他們攔阻人來送食物，要把傳教士們餓死。

十九、**1900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二**

下午，又有村民來，說太原府來的義和團到處在找忻州的傳教士們。狄克松平靜地說：「我們仍在神的手中。」

接著，村民又講起了趙喜茂一家的事。趙喜茂是忻州的一個信徒，他的母親和姐姐也都信主，他剛過門的媳婦也信主。村裏的人都勸他快逃，但他就是不肯走，結果義和團一來就把他們一家四口抓起來，綁了，用車送往忻州去見義和團的首領。首領懶得見他們，說：「在哪裏抓的，就在哪裏殺了！」回來的時候，這四人在車上一路唱著聖詩《主引領我前行》。到了村外空地，拳民把趙喜茂拖下車來，用鋤刀鋤斷了頭。然後對 3 個女人說：「你們只要說自己不信，就可以活命！」趙喜茂的母親（57 歲的老人）說：「你殺了我的兒子，也殺了我吧！」結果被殺害了。剩下的兩個人手拉著手，還是很堅定，作姐姐的說：「我的母親和兄弟都死了，你也殺了我吧！」最後只有趙喜茂的媳婦站在那裏了，她才 19 歲，毫不含糊地說：「你殺了我的男人，婆婆和姐姐，我還有什麼活頭？你也殺了我吧！」就這樣一

家四口都殉道了。

狄克松和麥可拉奇都記得趙喜茂，一個像泥土一樣質樸的人。他是遠近聞名的基督徒，在村民中素有好名聲。歷史將證明，中國基督徒在苦難面前的見證，至少和羅馬大迫害時期基督徒的見證一樣高貴！

晚上，聽見山下騰西溝村人聲喧嚷了一陣，最後平靜了。

二十、1900年7月18日，星期三

早晨六點多，一個村民來告訴傳教士們，昨夜 30-40 個義和團從騰西溝村往傅家莊去了。在傅家莊，約有 100 人聚集。

他一大早就上山，急忙趕來報信。大家並不認識這個村民。「這個洞有很多人來過了，恐怕不安全。另外有一個洞，離這裏約莫有三里遠的路，你們不如現在就跟我到那邊去。」他氣喘吁吁地說。

傳教士們禱告求神的引導。西尼禱告道：「慈愛的父神，你的天使在我們前面行。只有你能拯救我們！如果是你要我們以死來榮耀你的名，想見我們戴著殉道者的冠冕與我們的主同在，就充滿喜樂。我們將面對面與主耶穌相見，並且與祂同行。主必會帶我們進入天家！」

大家心裏有平安，決定只帶一些必須的臥具，馬上轉移。天已經大亮了，傳教士們緊跟在村民的後面，貼著山坡，急速地往前走。在白天一隊人行動，是非常惹人眼目的，幸好時間不長，不到半小時，就到了所說的山洞。

這個山洞比較大，而且也不陰濕，只是塵土重一些。在新

的洞裏安置下來後，狄克松又開始記日記，他覺得離開這個世界的日子近了，就更加急切地記下所經歷的一切。末了，他寫道：「神知道一切。我們信靠神，祂會拯救我們。但我們也願意死，如果這是神的旨意的話。」

到現在為止，大家所寫的日記和信放在一起已經有一疊了，成了一本小小的書。誰能幫我們把它轉交給我們在英國的親人呢？——大家並沒有太多的疑慮。憑十幾年與中國農民相處的經驗，狄克松深知這些善良的村民們。他們遵守著「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的古訓，十幾年前得到的幫助，還一直記在心裏，自己的生活已經十分艱辛了，還是克扣自己甚至自己的孩子，省下食物來，冒險送給我們。他們中有很多人是可以託付的，可以請他們把這些東西交給後來的傳教士。想到這裏，狄克松道：「願神賞賜那把這本書，轉交給朋友之手的人。」

晚上，狄克松和西尼回到原先的洞裏去，在路上並見兩個村民，就和他們一起把沒有帶走的臥具，還有一些埋在地下的食物，一起搬到新洞來了。

二十一、1900年7月19日，星期四

昨天下午，大家發現這個洞還連著另一個小洞，通過一個狹小的通道就可以進去。小洞的頂，已經崩塌得厲害。於是，威廉斯和西尼爬進去，做了清理的工作。大家就在那個洞中之洞裏過夜。雖然擠一些，卻是好的藏身處。但如果被出賣了，則無處可逃，也可能被煙槍死。

昨夜來了四個人，從兩個村子來的，帶了一些雜糧做的食物，要換銀子。他們說所有的都被清軍封鎖了，有義和團從太

原來，不准人送食物上來。村民們走後，狄克松懷著感恩的心寫道：「在這個饑荒的時候，當地的資源已經告罄，但神每天都給我們一些食物。」

這是逃亡的第 21 天。大家盼望著早日得到解救。但是出去的幾個人，安叔根和張陵旺 16 天前往東邊去，何全奎 9 天前往東邊去，至今沒有音訊！然而，狄克松是安靜的，就像一個鎮靜的統帥一樣鼓舞著大家。每一個人都像在暴風雨中安睡的鳥兒一樣，擁有不能奪去的平安。

貝茜到中國來的時間不長，但她為此卻準備了很久。在向浸信會申請成為傳教士之前，她就刻意訓練自己，在家鄉的教會教主日學，每一節課都認真準備。後來，又接受傳教士的訓練。她的意志力就像堅石一樣，而且很能幫助人。來到中國後，她就隨狄克松太太一起，走村串戶，向婦女們傳講福音和永生的道理，她的真誠讓人實實在在地看見了她所信的。她今年 30 歲，傳教生涯剛剛開始就要結束了。她抿著嘴，嘴角上現出幾分剛毅，低頭在日記本上寫道：「我們不是常說，我們寧願與主行在黑暗中，也不願獨自行在光亮處嗎？現在就是向主證明我們的誠意的時候。祂使我們有這樣的誠意。」然後，她想起將來讀到這些日記的英國的親友們，也許會為她而傷心，就加了一句：「願神給你們每一個人恩典來說，祂的旨意是最好的！我在禱告中記念你們。我愛你們！」

中午，不知為什麼事，山下幾個村子裏的義和團相互打鬥起來。後來，就有人來把他們解散了。

二十二、1900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五

平靜的一天。只是狄克松太太病得厲害。夜裏，來了一個人，帶了些燕麥麵條，在洞口叫道：「麵條換銀子，銀子！」他是一個吸鴉片的人。塌陷的臉頰黃裏透黑，兩眼幽幽地看著人。

晚上 11 點，那個吸鴉片的人又來了，帶了些煮熟的粟米來。他說，他見到 30-40 個義和團在他的村子裏，不過 5-6 里遠。在另一個村子裏，也有太原來的 3 個義和團在訓練村民，全都竭力要找尋藏在山裏的傳教士們。他建議傳教士們搬到以前的洞裏去。

這是他們所能得到的唯一消息。傳教士們並不想打仗，只能逃。他們又一次包好了行李，搬回原先挖的洞裏，是在分水嶺的另一邊。夜半的時候搬到那裏去。儘管路不遠，狄克松太太有 3-4 次因虛脫而跌倒，終於不省人事。狄克松揹著她，到了那個陰濕而又狹小的洞裏。

二十三、1900 年 7 月 21 日，星期六

早晨 7 點，狄克松在日記上記下昨夜的經歷。「斷了與外界的聯繫，唯一可得的一些消息是來自一個吸鴉片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逃走了。我們信神天天在引導我們。如果不是有對神的信靠，我們早就絕望了。」

狄克松看著昏睡在洞裏的妻子，想起她拖著病弱的身子，在崎嶇的山坡上慢慢地挪動、最後昏倒的情形，內心忽然湧起一股對山西巡撫毓賢的憤恨來。這麼多天來，睡在潮濕的地鋪上，躲在陰濕的或佈滿塵埃的洞裏，又沒有一定的飲食，女士

們的臉都是憔悴不堪！但他沒有讓這種苦毒抓住，寫道：「但我們不能自己做什麼，因為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哦，主啊，願你的救助早一點來！我們的孩子和朋友們，我們的愛。」

早晨 9 點，聽見有聲音在山頭上叫：「牧師！牧師！」然後就沉默了，聲音有點熟，但一時不能確定是誰。

幾個男子趕緊到洞口去，看到有幾個義和團裝束的人站在山頭上，顯然在看著他們藏身的洞口。「我們被發現了！」洞裏沒有一個人驚惶。這些日子的試煉，已經把大家預備好了。

西尼和湯瑪斯留在洞口觀察，狄克松和威廉斯回洞裏，趕緊檢查那兩把手槍，準備自衛。但那幾個義和團只是站在那裏，並沒有向洞口逼近。估計他們是在監視，要等人來齊了再下手。

下午快 3 點的時候，忽然有幾塊大石頭從洞口上方滾下來，明顯是要堵死洞口。狄克松和威廉斯馬上衝出洞口，看見有 50-60 個義和團站在洞口上方，小石塊如冰雹般地向他們打來。一個戴黃帽的青年，叫嚷著督促眾人，自己也非常起勁地扔石頭。狄克松就舉槍瞄準了他。槍聲一響，小黃帽應聲倒地，滾到洞口下面的山谷裏去了。其他的人一窩蜂似的跑到山頭上去，然後翻過山坡，到山下的村子裏去了。

大家到義和團剛才聚集的山脊上去，看見一個人倒在血泊中。趕緊過去一看，原來是張其國老漢（他們逃亡的第一天曾在他家歇腳）。他脖子上的傷口是義和團所致，也是他們慣用的殺法，就是從側面割破血管，讓他慢慢地失血而死。血流了一地，那頂蒼色的瓜皮帽浸在血泊中。他顯然已經死了幾個時辰了。手被反綁著，牽他的繩子被扔在一旁。顯然他們在什麼地方捉住了他，要牽著他看這場襲擊。但是他在山頭上大聲叫喊起來，

要給傳教士們發出警報。剛才就是張老漢的聲音！他救了傳教士們，使他們有所戒備。

威廉斯和湯瑪斯，還有貝茜下到山谷去看小黃帽。他還活著，只是傷了頭皮，傷得並不重，不久就會恢復的。但是沒有東西給他包紮。他看樣子是個領頭的，20多歲的模樣。威廉斯和湯瑪斯從山谷底提了水來，貝茜就給他洗傷口，他大聲地呻吟著。大家也不再呆在洞裏了。

傍晚貝茜打開日記本寫道：「我們坐在山谷裏，在這麼多天的洞穴生活之後，覺得外面的世界是多麼美好！但這種美好又似乎是一種嘲弄—我們身邊是那個受傷的年輕人的呻吟，滾在谷底四處的那些大塊的石頭。我們只有舉目仰望神，向祂禱告。」

晚上9點，見大家對他很友善，小黃帽開始跟大家說起話來。他說，這批義和團是從新州南郊來的，是楊老爺鄉里的人，楊老爺與新任縣長是親戚，縣長就派他們來抓傳教士們。

「你們什麼時候抓住張其國老漢的呢？」狄克松問道。

「好些天前，他上路要來看你們，在路上被賈莊的人抓住了。張老漢的村子多半是信耶穌的，賈莊的人跟他們是對頭，因為他們不捐錢修廟。後來我們忻州的義和團到了賈莊，就要他給我們帶路，他死也不肯。後來我們還是從別處知道了你們的洞口，就把他拖來了。」他們殺張老漢不為別的，只為他是基督徒。貝茜聽到這裏，感動得流下淚來，喃喃地說：「他在榮耀之中了。再過一兩天，我們就會面對面地感謝他了。」

狄克松詳細記下這一切，並且寫道：「我們到了人的盡頭。願主引導我們。感謝主，我們沒有殺死他們任何一個人，只是

把他們趕開了。我們也許不能活著寫更多了。我們在神的手裏，希望有得救的可能。」然後他又照例寫下這樣一句：「我們可愛的孩子們和他們的監護人。」

他們所記的日記在此中止了。晚上有一個村民冒險來看他們，他們就把日記包好了交給他。

尾 聲

過去的幾天還算平靜，但他們顯然已被監視了，無處可逃。

7 月 25 日，忻州來的一隊清軍到達這裏，領頭的對傳教士們喊話，放槍要抓住他們。大家看抵抗是無益的，就跟著清軍出來，被押送到忻州去。到了忻州，見過新任縣長，就被投入公牢，在那裏有兩週之久。詳情並不為外界知曉，只知道那個牢獄素有「虎口」之稱，獄卒的貪欲，囚室的穢濁，又時值酷暑，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地方。

8 月 9 日，太原來了個官長，帶著 10 個兵丁，傳山西巡撫毓賢的話，說要把傳教士們護送到海邊去。傳教士們從監獄裏出來，看見四輛旅行用的車等在外面，就信以為真，歡歡喜喜地上到車裏去。車行至城的內門處，早有一群義和團等在那裏了，顯然是預先安排好的。傳教士們被拖下車來，像囚犯一樣被扒光了上衣，推到城外砍頭，屍體被拋在小河岸上。從附近的村子王家莊出來一群粗野的人，以最羞辱的方式虐待了傳教士們的屍體。其實，他們與傳教士並沒有什麼血海深仇，只不過是人性中的惡，在得到了許可甚至以為是義舉的情形下，肆無忌憚地暴露出來了，遠遠超過了平時遮遮掩掩所行的，因而也遠非獸性所能概括的了。

但周城有一個紳士為此傷痛。他雇了幾個人，收拾了傳教士們的遺體，把他們掩埋了，就埋在城外的牆腳之下。事後，還時常有忻州的人，向兒孫追念起這些傳教士們所行的善事來。

禱告與渴慕

■ 邦 茲

「有些人會嘲笑我，告訴我要堅持我鞋匠的職業；不要用哲學和神學來擾亂我的思想。但神的真理在我的骨頭裏燃燒，我手裏拿著筆，開始記下我所看見的。」

—Jakob Böhme 雅各·波墨

【中世紀德國神秘主義哲學家 1575-1624 職業為鞋匠】【註一】

一、渴慕的定義

渴慕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願望；它是深植於人心中的深切渴望和強烈的期望。在屬靈的境界裏，渴慕是禱告的重要副屬性質。它是如此之重要，以致我們可以說，渴慕幾乎是禱告絕對必備的一個要素。

渴慕是禱告的先驅，是禱告的同伴，是禱告所伴隨的。渴慕行在禱告的前面，禱告藉它而出並得以強化。禱告是渴望的口頭表達。如果禱告的人向神有所祈求，這個祈求就必須表達出來。禱告是公開的，渴望是沉默的；禱告是聽得見的，渴慕

是聽不見的。渴慕愈深，禱告愈強。沒有渴慕，禱告不過是沒有意義的喃喃自語。這種沒有真正渴慕相伴隨的禱告，無心而又無情，它不過是敷衍了事、作表面文章而已，我們要像逃避瘟疫一樣，逃避這種禱告。因為它既浪費了寶貴的時間，也不會獲得真正的祝福。

然而，即使我們發現真的缺少渴慕，我們還是應該禱告。因為我們「必須」禱告。之所以必須進入，乃是為了產生渴慕和表達。神如此命令我們，我們自己的判斷也告訴我們：必須禱告，無論我們的感覺喜歡與否，切不可讓它來支配我們禱告的習慣。在缺少渴慕的情形下，我們必須祈求禱告的渴慕，因為這樣的渴慕乃是神之所賜，自天而降。我們應該為之而祈求，當渴慕賜下之後，我們便要按照它的指引而禱告。缺少屬靈的渴慕，理當令我們憂傷，我們當悲歎它的不足，我們應當熱切地尋求神將此獎賞賜給我們，從而，使我們的禱告能表達出「靈魂裏真誠的渴慕」。**【註二】**

二、渴慕與禱告和屬靈生命的關係

感覺中的渴慕需要創造、也應該產生熱切的渴慕。在神面前需要的感覺愈強烈，渴慕也就愈強烈，禱告也就會愈迫切。「(虛心)靈裏貧窮」，(太五 3)是禱告重要的充分條件。

饑餓是機體中一個活躍的感覺，它提醒對食物的渴慕。與此相似，人心裏對靈的需求的覺醒也會產生渴慕，而渴慕又在禱告裏得以釋放。渴慕是對我們尚未獲得之事的一種內在的渴望，那是我們需要的事，是神已允許、且為祂恩典寶座上的供應所保證。

靈裏的渴慕，將我們帶到更高的程度，它是新生的憑據。它來源於重生的靈魂：「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

漸長。」(彼前二 2)

一個人心中若缺少這種神聖的渴慕，就推論他屬靈感覺程度的衰退、或者他從來沒有重生過。「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五 6)

這些神所賜的胃口，證明了他已經獲得一個更新的心，它是活潑的屬靈生命的證據。肉身的胃口，那是一個活的身體的特點，靈裏的渴慕，則屬於向神活著的靈魂。當一顆更新的靈魂饑渴慕義時，這些內在聖潔的渴慕便破繭而出，成為急迫、懇求的禱告。

三、心中渴慕的內涵

在禱告裏，我們進入耶穌基督聖名，作代求大祭司的美德裏。(來七 24-25)我們捫心自問，在禱告的先決條件和大能之下，我們看到它那座落在人心裏的至關重要的根基。那不光是我們的需要，而是我們的內心對我們的需求的渴望和催促我們禱告的感覺。渴慕是付諸行動的意志，是一種由人內在本性所激起，有意識對某些極大美善的渴望。渴慕將盼望的對象高高舉起，並且專心於其上。渴慕裏包含選擇、執著和熱情，因此，在此基礎上的禱告是明確而具體的，它知道自已的需要、感受，看得見前面要遭遇的事，迫切地要得著它。

聖潔的渴慕因著虔誠的默想有很大的幫助。默想我們屬靈的需要、及神的預備，並且能矯正我們，幫助我們的渴慕增長。禱告之前認真的思想會增強我們的渴慕，使它更加迫切、使我們脫離個人禱告流蕩心思的威脅。我們在渴慕上的失敗，遠遠超出其表面上的發表。我們保持著禱告外表上的形式，而裏面的生命卻在凋謝、幾乎死亡。

或許有人會問，我們面向著神、向著聖靈、向著基督的一切豐富時，卻只有微弱的渴慕，這豈不是我們的禱告如此貧乏、如此衰弱的原因嗎？我們內心真的為感受到對天上之財寶的渴慕而急促呼吸了嗎？渴慕中那天然的渴望，能攪動我們的靈魂去與全能者摔跤嗎？哀哉！我們燃燒的火實在太微弱了。靈魂裏的火焰已經降溫，成了溫吞吞的微熱。要記得，這是老底嘉的基督徒之所以落入悲慘、危機光景的中心原因，他們因此受了可怕的責備，以為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他們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啟三 17)

再者，我們還要再問一句：我們到底有沒有追求與神緊密團契並充滿了不可言說的熱火？並且，藉此使我們藉著強烈的渴慕、痛苦，進入攪動心靈的禱告呢？我們的心需要被猛烈地錘打，不只將邪惡除去，並且將良善置於其中。這進入的良善的根源和動力便是強烈驅動的渴望。藉著這種靈魂裏聖潔、熾熱的火焰喚醒我們對天國的興趣，吸引神的關注，並將神無窮無盡的豐富恩典供應給那些追求的人。

聖潔渴望之火的潮濕，對於教會生活的活力和進取力是致命的。只有火熱的教會才能代表神，否則根本就不能代表祂。神本身就是燃燒的烈火，祂的教會若要像祂，就必須是熾熱的。祂的教會在經歷了火的試煉之後，唯一能夠存留下來的，就是對於來自天上的、神所賜的信仰的巨大的、永恆的興趣。當然，使聖潔的熱忱得以燃燒並不需要急躁不安。與神經系統興奮的情緒恰恰相反，我們的主完全不容忍此種興奮情緒，或者喧嚷的宣告。但是，對神的家的火熱在祂心裏燃燒，世界今天仍然能感受祂那強烈和熾熱的火焰，並以與日俱增的預備和回應來回應。

四、燃燒的渴望產生燃燒的禱告

禱告中缺少熱忱，這是渴慕缺少深度和強度的確定表記；而缺乏強烈的渴慕，則是心中無神的確定表記！缺乏熱忱就是從神的眼目前退卻。神可以，而且的確容忍祂的兒女在許多事上的軟弱和犯錯；當我們悔過之人向祂祈求時，祂可以，而且的確赦免我們的罪。但是，有兩件事是祂絕對不能容忍的：不誠實和不冷不熱。缺乏真心和缺乏熱忱是祂所憎恨的兩件事，祂明白無誤地嚴厲責備老底嘉人說：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啟三 15-16)

這是神對七個教會中熄火的一個所發出的審判；也是他對每一個缺乏神聖熱忱有致命缺陷的基督徒個人的一個指控。

在禱告裏，火是推動的力量。不燃燒的信仰教條既沒有力量，也沒有效果。烈焰是信心騰飛的翅膀，熱切是禱告的靈魂。只有「熱切、大有功效的禱告」，(雅五 16)才能成就大事。愛在烈焰中點燃，熱烈是它生命之所在。烈焰是真基督徒所呼吸的空氣，它點燃烈火，抵擋一切。然而，微弱的火焰卻不是這樣，當四周充斥著冷淡或不冷不熱的空氣時，它便在寒冷和饑餓中死去。

真實的禱告必須是燃燒的禱告。基督徒的生命和品格必須燃燒起來。靈裏熱切的缺乏比信心的缺乏，造成更多的對神的不信。對屬天國度之事興趣冷淡，就是對它們根本不感興趣。只有熾熱的靈魂，是在那日的爭戰中得勝的人，對於他們來說，進入天國需要猛烈的力量，而他們正是使用了力量才得著天國。「天國是努力進入(強力奪取)的。」(太十一 12)只有以狂風暴雨般的迫切，以永不衰退的滿腔熱忱圍繞著神的人，才能佔領神的據點。

在這些寒冷的日子裏，只有向著神的火熱，才能保持我們心裏屬天的火焰。早期英國衛理公會的信徒聚會的教堂裏沒有取暖設備，他們聲稱，座位裏和講臺上的火焰必須足以保持他們的溫暖。我們此刻，需要來自神的祭壇的活炭，和天上燃燒的火焰燃燒在我們心裏。這個火不是理性的能力，也不是肉體的力量。它是靈魂裏的神聖之火，它猛烈地燃燒，燒盡殘渣——正是神的聖靈。

淵博的學識、純正的措辭、寬廣的思路、雄辯的口才、個人的魅力，都不能補償缺乏火焰。禱告在火焰中上騰，火焰為禱告開路並插上翅膀，也使禱告蒙悅納並帶上能力。沒有火焰，便沒有焚燒，沒有烈焰便無禱告。(啟八 3-5)

熾熱的渴慕是不住禱告的根基。它不是膚淺且浮躁的意願，而是強烈的渴念、不能息滅的熱忱，充滿著人心，在人心裏發光、燃燒、扎根。它是現今的火焰，是繫於神的活潑原則；它是渴望驅使的熱忱，一路燃燒著奔向施恩寶座，在那裏求訴蒙恩獲准。它是渴望的執著，在禱告巨大的摔跤裏，凱旋於矛盾衝突之中。它是沉重渴望的重負，使剛剛經歷了劇烈角逐的靈魂清醒過來、無法安寧，使靈魂不再那樣安靜；它是擁抱渴望的特質，為禱告裝備成千上萬個祈求，穿戴上無往不勝的勇氣和征服一切的能力。

腓尼基的迦南婦人是我們學習渴慕的典範。她堅持不懈，其猛烈無懈可擊，其膽量固執頑強。這位糾纏不休的婦人代表著充滿渴慕的禱告，在不可推動的障礙前獲得最終勝利。(太十五 21-28)

五、渴望的人得到結果

禱告不是正式演出前的排練，不是飄渺不定，漫無邊際的

喧吵。當渴慕照亮了靈魂時，便使它持定在尋求的目標上。禱告是屬靈生活習慣一個必不可少的階段，然而，當它變成只是一個習慣時，就不再是禱告了。禱告的深度和熱切正是來自渴慕的深度和熱切。當巨大的渴慕之火在裏面燃燒起來時，靈魂不再冷漠倦怠。我們內心渴慕的急迫，促使我們堅韌不拔，抓住所望之事絕不放鬆，使我們不住地祈求、持之以恆，直到神賜下祝福，否則絕不止息。

「主啊，我不能讓你走，直到你賜下祝福；
求你不要向我轉臉，轉離我緊要而又急迫的請求。」

禱告中缺乏熱心、迫切祈求、缺乏勇氣，其秘密就在於靈裏渴慕的軟弱，而禱告的儀式化則是渴慕枯竭的可怕記號。那樣的靈魂已經離開了神，已經沒有了對神的渴慕督促著它進入禱告的密室之中。沒有熾熱的渴慕，就沒有成功的禱告。當然，那時候還有許多看上去的禱告，但是卻沒有一點點渴慕。

許多事可以被分門別類，面面俱到。然而，這樣分類的基礎是渴慕嗎？涵蓋了方方面面是渴慕嗎？答案在於，我們的祈求是空談，還是求告？

渴慕是強烈而又狹窄的，它不能大面積地鋪張，它只關注幾件事，只切切地求告幾件事。它是那樣地迫切，只有神的意願能夠回應它，使它緩和，使它心滿意足。

渴慕一心瞄準它的目標。它所渴慕的事物可以有很多，但它們都是具體地、單獨地感受並表達出來的。大衛不是渴望每一件事，也不允許他的渴慕四處鋪張，無從著落。他的渴慕是這樣表達的：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詩二十七 4)

六、渴慕帶來答應

這是渴慕的這種單一性，渴望的這種確定性，在禱告中發揮著作用，使禱告直截了當地驅向供應的核心和中心。

在登山八福裏，耶穌說出了發自更新之靈魂直接來自天上的渴慕，應許他們必得滿足：「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五 6)

這就是推動神來回答的禱告的基礎——內心強烈的渴慕已經融入靈裏的胃口，大聲的請求也得到了滿足。哀哉！我們經常耳聞的禱告每每卻是，它僅僅是在一廂情願和例行公事的不毛之地上徘徊而已。有時候，說實在的，我們的禱告不過是一組短語按著常規比例的固定表達，其中的新鮮和生命已經失去多年了。

七、渴慕產生異象和使命

沒有渴慕，就沒有靈魂裏負擔，就沒有需求的感覺，就沒有熱忱，就沒有異象，就沒有力量，就沒有信心的火焰。沒有巨大的壓力，沒有在絕境中視死如歸抓住神的氣慨——「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創三十二 26)就不會像摩西那樣絕不放棄，縱然在絕望的痛苦之中迷失，仍然頑強、孤注一擲地呼求：「倘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不然，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出三十二 32)就不會像約翰·諾克斯吶喊：「給我蘇格蘭，不然我寧願死！」

神大大親近禱告的靈魂。尋找看見神、認識神、為神而活，這些構成了真實禱告的一切目的。因此，歸根結底，激發出來

的禱告是去尋求神。禱告的渴慕之所以被點燃，是要看見神、從神得著更清晰、更全備、更甜美、更豐富的啟示。所以，對那些禱告的人，在秘室的亮光和啟示之下，聖經成了新的聖經，基督成了新的救主。【註三】

我們一再反復說到燃燒的渴慕——擴大、再擴大，因為神的靈所賜的最好、最強有力的禮物和恩典就是真實而有效的禱告的正當權力。渴慕必須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必須以神為中心，必須對神和祂的義有永不滿足的饑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所有真實禱告的要素都深深扎根於尋求神自己的渴慕之中，它無法止息，直到最佳的禮物從天上傾倒下來，豐豐富富、充充足足地賜給他。

譯自：《禱告的必要》

(The Necessity of Prayer · Edward McKendree Bounds)

【註一】：神秘主義是指注重個人在靈裏與神相交的經歷與祝福，如特司諦根、蓋恩夫人，即使徒約翰所說：住在主的愛中的經歷。(約十五 9-12)

【註二】：禱告的渴慕是神藉啟示聖靈和在人心中所創造的。(賽六十二 6)

【註三】：屬靈的異象，是孕育神國度的種子，早期使徒們和保羅，是在神所賜異象中行走在天國的道路中。(徒二十二 1-16)

禱告的教師(四)

■ 邦 茲

第五章 為真理爭戰

神建造教會的原則是建立在聖經所啟示的真理上，即保羅在以弗所書所說：「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弗二 20)這是指新約書信的根基。然而二千年來，神在教會不斷地興起屬靈的先知，為教會眾聖徒講解聖經所啟示的真理，也為真道而爭戰。「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提前六 12)

律師出身的邦茲，他在傳福音和傳道真理上都能嚴格持定

真理，不稍偏離，這是舊約與新約先知所具備的共同性格。

一、新神學的興起

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特別在 1870 年至 1890 年間，在美國南方的監理會，自由主義思潮泛濫，許多神學院的教授和教堂的牧師、傳道人提倡所謂的「新神學」(New Theology)。一些神學家甚至質疑聖經的可靠性和真實性。結果是理性和膚淺實驗經歷代替了神的啟示和指導，取代了聖經的地位。空洞的教義，取代了個人悔改、與世俗分別、過聖潔生活的經歷。因此，產生新神學的追隨者，缺少基督的生命的信徒。

從 1890 年後，邦茲在全國性《基督徒論壇》編輯的崗位上，運用自己的文字工作的職位和才能，抗禦新神學的思潮。他為了維護真理，捍衛神的道，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邦茲的眼中看來，新神學貶低基督的地位，褻瀆和侮慢了神，是可咒可詛的，這些是保羅所說「別的福音」，是永遠被定罪的。(加一 7-8)邦茲從講台上，以及從《基督徒論壇》上，催促信徒們要懇切禱告，祈求神復興祂的教會。

1890 年 12 月 6 日，邦茲在《基督徒論壇》發表了《復興》(Revival)一文。文章說：「復興是教會應有的情況，復興顯示了神的同在，證明了三位一體的神的存在，彰顯了神的權能。在復興中，教會必須供應純正和帶著權能的神的話語。信徒在靈性的成長上必須符合神的法則，而禱告的靈，必須是復興的成功因素，禱告會帶下聖靈的同在。真正的教會復興，必定傳揚神純正的話語，透過禱告，強有力的禱告，使復興持續下去。」

二、世俗化的荒涼

美國南北戰爭後，社會工業化，財富加增而帶來世俗化生活。邦茲看到一些監理會的傳道人，變成自由主義者，離開衛斯理兄弟所強調聖潔的生活，變成世俗化，深感痛心。邦茲認為，所有的弊病，都歸咎於這些人貪愛金錢和世界。邦茲引述約翰·衛斯理離世前在倫敦所說的，若有一天循道派荒涼、退後的話，一定是因著貪愛錢財的緣故。這正如保羅在提摩太後書所說：「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提後三 2)這適合當時的美國。

當時的美國，國民日漸富裕、舒適，許多人世俗化，互相吹捧，以花言巧語互相諂諛。約翰·衛斯理教導的聖潔生活，被許多傳道人和信徒忘得一乾二淨，置之腦後。他們認為往年的勸勉和教導迂腐過時，不適用於現代科學文明的社會。邦茲認為：墮落和頹廢的牧師、傳道人，是整個監理會走下坡和離開主的主要原因。

在神智慧安排下，邦茲從聖路易來到納什維爾，在《基督徒論壇》擔任編輯，他的主要任務，就是藉這全國性的刊物為武器，根據聖經的教訓，以精準透亮的文章，來捍衛純正的基督教信仰。

三、憑信心傳道

1893 年美國田納西州監理會年會上，為傳道人傳福音方式起了爭論。當時會督認為傳道人不應該離開教堂，到各處巡迴傳福音。

當時有一位最出名的傳道人撒母耳·鍾斯，他與邦茲有同樣的經歷。他出身律師，也加入南方聯盟軍隊，內戰結束後，因酗酒失業，在一次復興運動中重生得救。得救後，他被呼召出來傳福音。

邦茲本人一直注重旅行佈道，巡迴傳福音。他看到自己所景仰的傳道人鍾斯的離開，心中甚為不安。

鍾斯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佈道家，特別是他傳福音時，帶領了許多人信主，在美國南方許多地方的教會，因之得著復興。從 1880 年到 1892 年，他都得到會督支持，可以支薪從事巡迴佈道。

鍾斯基於神的呼召和信心，在年會中當場告別辭職，仍然照著神給他的負擔繼續傳道，並沒有加入別的教派。

邦茲在心靈上受盡折磨之際，他來到神的寶座前，向神禱告，求神指示他如何處理他在監理會的人事關係。禱告之後，裏面有聲音要他安靜下來，他不敢輕舉妄動，以免作出不合乎神旨意的決定。就這樣，他一直安靜等候，整整等候了一年，到 1894 年，田納西州監理會新一年度的年會召開時，大會採取了更加強硬的立場，堅決反對在監理會內部，存有不受規範的福音派，隨意巡迴、無固定住所、到處傳福音的傳道方式。

年會的決定使邦茲無轉寰的餘地，他堅信傳福音是神付託的神聖使命。他在 1859 年，被神呼召，分別為聖，也是為了傳福音，引人歸向基督，而神當年也大大使用邦茲。在南北戰爭時期，以及戰後在富蘭克林，他在南方的現役軍人和復員軍人中，看到了福音豐碩的果子，看到復興的景象。邦茲又回憶，不論他在雪爾馬(Selma)教會，或者是在聖路易斯(St. Louis)教會，他盡其職責傳揚福音時，看到神明顯的祝福。同樣地，這幾年來，不論是在《聖號易論壇》，或者是在納什維爾的《基

督徒論壇》，他都在編輯工作之餘，投入傳福音工作，他看出這樣做，實在討神的喜悅，因為傳福音時大有果效。

邦茲向年會辭去《基督徒論壇》的編輯職位，為要不受限制地傳福音。1894年5月邦茲一辭職，即刻失去了薪金、津貼和退休金。考慮到他要照顧妻子和五個孩子的生活，他付出的代價實在沉重。除此之外，邦茲這位天路的旅客，沒有自己的房子和其他不動產，除神以外，他真是一無所有。

邦茲的妻子哈蒂特此時對他非常忠心和支持；她自己是被神呼召來服事神，因此，她一直支持丈夫挽救人靈魂的福音事工。不過，她仍不得不對邦茲說，你現在脫離了監理會，打算如何餵養我們一家七口。邦茲的答覆很簡單果斷，他引用了列王紀上第十七章 4-6 節神的話來回答：「如果我們行在神的旨意中，在我們缺乏時，烏鴉會飛來餵養我們。」

第六章 信心傳道及造就教會

神所使用的器皿都是在信心上接受神的操練，就是接受神所安排的環境，與神相交，來認識神的治理和全能。亞伯拉罕在百歲生育以撒的事上，接受神的操練和教育才認識神。

保羅在羅馬書上說：「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做多國的父。』」（羅四 17）又說：「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裏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裏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羅四 19-20）

大衛在詩篇一〇三篇論到摩西對神的認識時說：「祂使摩西

知道祂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祂的作為。」(詩一〇三 7)摩西在敬畏神、尋求神的路上，他被神帶到神的聖山與神面對面相交，得知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計劃，所以他能成為神的使者，藉著禱告將以色列人從埃及拯救出來。

大衛在掃羅逼迫下，學習憑信心投靠神，使他的信心得以成長，以致他後來能在神指示下靠禱告戰勝非利士人。(代上十四)照樣，邦茲也在信心上接受神的操練，使他成為禱告的戰士。

一、憑信心服事的開始

邦茲離開納什維爾《基督徒論壇》之後，馬上收拾行裝，帶著妻子兒女，回到喬治亞州岳父母——即妻子哈蒂特的家。換言之，哈蒂特的娘家，就是神為邦茲預備的住所，如同接待以利亞的撒勒法的寡婦。(王上十七 8-9)

邦茲到了喬治亞州的華盛頓，在接受了神的安排之後，開始傳福音，呼喚未信主的人悔改認罪，相信主耶穌，接受主為救主。他同時見證聖靈的能力，帶領人追求成聖的靈命。邦茲自己深深感覺到，神在此時也要帶領他本人追求更深的靈命生活，要他重視聖靈的充滿和同在，要他過聖潔的、禱告的、奉獻的生活。在這時候，他回應神的呼召，開始一人兼作佈道、禱告、寫作三方面的事工；至於生活方面，他憑著信心，完全信託神。逐漸地，當地的教堂陸續地邀請邦茲前往講道，邦茲也就有了一些不固定的收入。

邦茲絕對相信神的信實，會供應他的家用。這種信心，對一般信徒來說也許會覺得不可思議。邦茲對神的信實和能力具有如此的信心，是一個非常顯著的見證。對於那些樣樣講憑據、

恪守常規的人來說，邦茲的信心是他們難以理解的。但他似乎走上愛德華滋憑信心服事的道路。

二、信心傳道的考驗

車費的供應

有一次邦茲手邊沒有錢，卻被邀請前往亞特蘭大主領一個奮興會，邦茲經過了禱告，深知道這次外出佈道屬乎神的旨意，並深信他要帶著兒子歐士邦(Osborne)隨行。父子兩人於是攜著簡便的行裝，在華盛頓車站，登上往西行的火車。當列車員走近邦茲時，邦茲從口袋裏搗出一把硬幣，對列車員說，我和我兒子要往亞特蘭大，我知道這些錢幣不夠我們到達目的地，然而你可以按照這些錢幣計算車程，半途叫我們下車。列車員睜大眼睛，簡直難以置信，數一數錢幣，對邦茲說，先生，這些錢不足於使你到達亞特蘭大，我唯有讓你半途在荒野下車。邦茲答說如果我必須被攔在荒野上，那就是神要我前往的地方。

邦茲的兒子歐士邦在旁邊聽了，渾身發抖，應知道美國荒野一望無垠，有時看不到一個人。不過，很快地，歐士邦看到了他父親對神的信託並不徒然，幾分鐘之後，一個服裝光鮮的紳士走到他們父子跟前，說，我想你是邦茲牧師，而你和兒子不太夠錢到達亞特蘭大。邦茲說，別人是這麼說的。那紳士說，好吧！邦茲弟兄，你前往亞特蘭大的車費解決了，祝你這次聚會蒙神賜福。上述事件是邦茲一生中與神交往的一個例子而已。

騎驢子回家

早在 1865 年，戰敗的軍中牧師邦茲，身無分文，無法回到家鄉，神感動了一位田納西州的農夫，送他一頭驢子，讓邦茲可以騎著驢子回到密蘇里州，敬畏神的邦茲，從 1865 年開始，就堅定不移地相信馬太福音第六章 33 節所說的每一個字：「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三、信心生活的學習

由於神總是供應邦茲一家的需要，隨著年日的推移，邦茲的信心也與日俱增。他於是相信，所有地上的資源都是用來榮耀神和催促祂國度的建立；而並不是用來作個人的儲備和庫存的。這種耶穌的門徒應有的端正態度，是邦茲從聖經得著的教導，他並樂意地落實在他日常的生活中，使到邦茲一向慷慨地與別人分享他所擁有的。作為一個傳福音者，邦茲雖然收入有限，他總是甘心樂意地幫助那些比他更缺乏、更需要的人。當有人手頭拮据，來到邦茲家裏的時候，邦茲總是吩咐他的妻子供應對方的需求。即使他們的廚房的食物有限，或者他們口袋的金錢不多，邦茲堅持拿出來對分。當邦茲一家陷於匱乏，神總是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及時供應了他們。

邦茲的信心行徑甚使他的家人有時也覺得難以追隨，除了邦茲師母哈蒂特，她一直非常景仰邦茲，不離不怨。他的兒女們則覺得應該追隨社會的主流——在美國這樣的功利社會一般人總是非常勢利和實際的。

四、造就教會的服事

在邦茲晚年，邀請他前往講道的教會並不多，原因是他的職事太過稀罕、超越，很少會眾能領略他那屬天的神聖經歷，有的會眾在他出現時，甚至感到忐忑不安和渾身不自在。

儘管如此，還是有些教堂邀請他講道，特別是在喬治亞州、田納西州、阿拉巴馬州的許多以聖潔生活為主題的夏令營。在那些日子，監理會的主流派覺得邦茲所強調的更深的靈命對於城市的信徒太過偏激；但是那些聖潔派的監理會教堂，則喜歡邀請他前往講道。在 1890 年創立的亞斯貝立學院，甫一開校，就邀請邦茲到夏令營講聖潔的功課，並在該學院的所在地威爾摩(Wilmore)的監理會教堂主持奮興會。

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的監理會院校伯明翰南方學院(Birmingham Southern College)在十九世紀末期盛情邀請邦茲到校領會。領會期間該高等院校確認他在講道上和寫作上的成就和盡忠，頒授邦茲神學博士的學位。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州監理會邀請邦茲到年會和退修會去講道。特別是到了 1907 年，監理會的出版社出版了邦茲的兩本名著《講道者和祈禱者》(Preacher and Prayer)和《復活》(The Resurrection)。兩本書出版時，一直熱心傳福音的邦茲已是七十歲了，以後他很少到外地傳道。(續)

戰區宣教碩果累累(四)

■瑪格麗·克賽特

五、驅魔趕鬼

我們在霍邱落腳不久，一個年輕的漢子過來請我給他老婆驅鬼，我問他：「你怎麼相信我能給你老婆驅鬼？」他回答說：「我聽說基督信徒有辦法。」我向他解釋：驅鬼之類的事我們也束手無策，但主耶穌能做到，我們可以為你的老婆禱告。「那就禱告吧。」他說著把我領進一間陰暗潮濕的屋子裏，那女人蜷縮在屋角，我向她詢問事情的緣由，得知她耳聾，我只得提高嗓門兒，她讓我看她的胳膊，疼的動彈不得，她的腿也腫的老高。

「好像她患上了風濕病，」我對她丈夫說：「你們的屋子又潮又濕，不得病才怪呢！」

「不是風濕病，是惡魔。」他說。我再次端詳那女人，她約二十幾歲的樣子，我對她說天父會讓她好起來，其實當時我都不知道那是不是天父的意願，但我清楚的是：天父一定會拯救這女子的心靈。之後，我我給她講耶穌的神奇和祂拯救萬民的大能。那女人非常專心地聆聽，我為她作了禱告之後離開她家。幾天以後，那女人過來拜訪我，她已完全康復，她說只因為我為她作了禱告，她才得以痊癒，接下來的幾週，她一直來教會參加學習和敬拜活動。但是因為她聽力障礙，又不來了，沒過幾天，她丈夫揹著她來了，她的表情極度痛苦，兩條腿腫的老高，我問她是怎麼回事，她丈夫趕緊解釋：「我一直督促她來教會，但她總是推脫，今天早晨一個女人跟她說你都好了，還去教會幹什麼？她點點頭回應道：『是呀，反正我的病已經好了，就不去了。』」剛說完這話，她的舊疾就復發了，所以我趕緊把她背到你們這兒，求你們為她禱告，你們看明白了吧，她身上就是附鬼了。」

我在她身邊坐下，給她講神的榮耀，祂聽到了子民的聲音，大施恩德，治癒了她的病。但是她沒有回饋神的大愛以至於現在舊疾復發，而且比以前還嚴重。我對她說：這次我還可以為

妳禱告，但以後妳一定全心事奉神。之後，我為她作了禱告，她的丈夫將她揹回去，幾天後，她的病好了。可惜的是，她並沒有積極熱情參加教會活動，倒是她的丈夫經常來，不久，他們搬家了，我們也再沒見到他們。

婦女學習班剛結束，一位年輕的女子來到院子裏，坐到板凳上，「你來晚了，學習班結束了。」我說。

女子抬頭看看我說：「你能為我驅鬼嗎？」

「不能，但是主耶穌能，你知道祂嗎？」

「不認識。」她說：「我從沒聽說過主耶穌。」

「那麼我來給妳講一講主耶穌的大恩，講一講祂拯救世人的大能，」我坐在她身邊講主耶穌的故事，教她讀宣傳冊子上的經文，她說：「我婆婆拜偶像，她燒香拜佛還跟偶像說話，她每次都在夜裏做這些事，攪得我們不能入睡，白天無精打采的，你能為我們禱告嗎？」

「今天是星期三，我星期六去吧。」我向她保證說：「到星期六我才能抽出空兒，到時妳來帶我去妳家。」她同意後回家了。

星期六，她來了，顯得很高興，王女士和我一同前往。女孩的家在城外一英里，是個大戶人家，她丈夫是個織布工匠，一見我們，他趕緊從布坊走出來迎接我們，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也熱情歡迎我們，馬女士向我們介紹說：「這位是我婆婆。」我們走進房間，看到滿牆的偶像畫，馬女士說：「星期三我去你們那之後，回家就向我婆婆轉達了你們的意思，我們摘下我們自己拜的偶像，但是不敢處置我婆婆的。」

「坐下說話吧，」老太太說：「我兒媳向我轉述了耶穌的故事，你再多給我講講。」我又詳細地講了些主耶穌的故事，老

人家專心致志地聽，最後她說：「我信了，我相信主耶穌會拯救我，但我想知道，為什麼我拜的偶像說如果我信耶穌，我家就會遭殃呢？就因為牠這麼說，我不敢信主。」

我向她保證：主耶穌的力量大於邪靈，祂一定保護信祂的人。老媽媽說：「我信！」

第二天，老媽媽來到教會，她說：「我把我以前拜的偶像全都摘下來燒了。」以後的日子裏，這一家人無論刮風下雨都來參加教會的活動，當然為了經營自家的生意，每次他們只留下一人值班。一天，我們聽說老媽媽病了，已經陷入昏迷狀態，馬先生已經為她準備好了棺槨，他請我們為老人家禱告，溫森特和另一個信徒也一同前往，我們在昏迷的老人身邊為她禱告，請主救救這位老人，讓她擺脫惡魔的折磨，就在那時老人清醒了，幾天後，老人痊癒了。

沒過幾天，有消息傳來：請為馬先生禱告，他病得很厲害，怕是性命難保。我們再次去馬先生的家，主又一次彰顯祂的大能，馬先生也痊癒了。不久，馬太太也病了，後來她家的兩個孩子又病了，都是我們以禱告方式，使他們戰勝病魔。

有了這些親身經歷，馬家一家人成為虔誠的基督徒，馬先生現在已經是霍邱鎮的執事，通過他的努力，教會以合理的價格買下了自己的殿堂。

一位來自河南的基督徒到霍邱做生意，他租了尤先生家樓上的房子，尤先生在一層開店鋪。一天，住在樓上的那位基督徒聽到樓下有奇怪的聲音，隨之尤先生一家人都處於一種狂躁的狀態，他跑下樓發現尤太太已瘋瘋癲癲，胡言亂語，尤先生說：「你能不能救救她，她八成是惡魔附身了，我們已經沒有辦法了，她的病情一次比一次厲害，怕是早晚要丟掉性命，你快想點辦法救救她。」年輕的基督徒說：「感謝主，我們有耶穌基

督，我來禱告，請主為她驅鬼。」他虔誠的禱告，以主的名，命附在尤太太身上的鬼離開，那鬼乖乖的溜走了，後來尤太太再沒出現鬼附身的情况。尤先生一家成為了虔誠的基督徒並積極為教會工作，尤家的女兒已經負責主持青少年的學習活動。更可喜的是最近她就要成為教會中一個熱血青年的新娘。

六、戰爭

從報上得知，中國和日本已經在上海開戰，但我們心懷僥倖，以為戰爭不會蔓延到霍邱這個邊遠小鎮，和往常一樣我們無憂無慮的繼續著我們的傳道工作。有很長時間我們都見不到報紙，消息全無。突然有一天，我們接到美國領事館的電報要求我們離開霍邱撤到河南，我們的大女兒就是在河南出生的，一連好幾個月，霍邱沒有日軍入侵，於是我們又回到霍邱。

五月一個寒冷的早晨，教區來了一群穿著單薄衣服的婦女，她們還領著光著身子的小孩，但細端詳，這些女人不像是窮人，我上前詢問原由，她們控制不住淚水，哭著對我說：「我們來自正陽灣，你們沒聽說嗎？那裏遭到日軍的猛烈炮擊，現在已經淪陷了。」我知道正陽灣離我們就二十英里。

「沒得到這消息呀！」我說，此時我的心砰砰亂跳，「快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她們中的一位說：「當時我們都呆在家裏，這時日軍的飛機超低空飛行，以前我們都沒見過飛機，所以就跟著人群到街上看熱鬧，幾分鐘後，飛機從南到北在鎮上慢慢地飛，同時向人群投擲炸彈，很多人當場被炸死，我丈夫就是當場被炸死的，我們漫無目標地亂跑，你也知道的正陽灣只是淮河流域的一個小島，現在又是漲潮的時候，我們擠上船想逃命，但飛機向船

扔炸彈，船被炸沉了，很多人淹死了。我們的船比較幸運渡過了河，我們逃進樹林裏躲起來，但日軍的飛機向樹林投炸彈，又有很多人丟了性命，後來我們還聽說日軍的騎兵過來，他們殺死了鎮上成百上千的中國士兵。」（續）